

5563.9
4224
v.2

紫陰文集地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紫陰文集卷之三

書

與西山金先生興洛

僭恃先契之重累煩記室之問庶幾從事於大君子
之門此其漸也伏問筆硯之餘道體侯無憊損否升
詰等尚遣闕茸知荷慇懃賜耳先祖碣文既承許諾
矣竊伏念揄揚之筆復洗龍蛇之劫而引以爲殘仍
心銘肺鑄之寶則縱門下日用自任之責而其得以
光祖先者當何如於百世之上千載之後也今於僦
侯之席歲暮道絕自不能筋力使門少而替步非但

東隱集卷三
逋慢於從事之門其於衛先之道殊愧無誠耳

與響山李文 晚燾

大嶺昏衢惟下執事秉燭矣吾黨之士遍借餘光而竊愧夫背其光明適墮於冥道顛沛於荒濱者鄙等而已也一雅無分十死爲恨伏候涼秋令體崇穆德履豈弟否下溪中流尚有昔時吾家路矣正柁直指之方行當自在而近又澄瀾如鏡寒月照膽正好求得千載心也區區仰頌鄙等先祖遜齋公脩文卓行冠居於時宰之薦正於先儒之論顧孱孫之有是祖無愧於聞人而歲淹寒阡苔痕埋沒方謀豎碣第

伏念尊祖之道壽後之寶不出於下執事筆硯之精
大江南北仰瞻星斗無如下執事矣猥求聲臭無如
下執事矣又世分居一於其間引領趨向固有其所
而謙德讓辭之欲固而亦不得者也皓首精力恐或
有遇事之勞而僭恃其府庫布帛恆於日用則窮厓
一片何莫非自己任也微誠所激不知所諱幸惠正
墨以慰神人如何

與左山李文

晚胤

得陪尊顏如得見母氏矣年踰五旬忝做第一件事
而歸路瞻悵匪外伊中伏候紗華令體候萬衛向時

睫際之苦坦至消釋而子舍令洛中之行旣得聞易
歲於此崇慈瑕慮果復何如也伏溯且祝升詰歸後
荒濱依舊是索莫境界而但兒輩邨秀間以書而起
此懶庸歲暮山燈足爲一點向明處耳陶山復室旣
荷 成命隕感無地下執事年旣大耄孝於衛先誠
於接人挽近履歷每多浩擾而矧大嶺會同之日不
瑕有讐於逢迎之節耶預爲貢悞川岳夔莫梯級闊
略從後詢扣想未易矣來秋桃禮指日用人如何伊
時擬拜軒屏得承款誨耳

與逋菴權丈

驚魚水石不下於永北巖林一任領略何傷於長者
中和之力而回顧無誠又此倍道竟未致身於灑掃
之役爲私心無窮恨伏惟莅茲經几體力不有憊節
障慢且湛咸兄長第賢賢或侍讀并進於兩般職事
否尤不勝仰祝升詰可矣讀書而咬菜以來欲做不
得落下心力了非一蹴到汪氏門牆矣但自訟而已
耶方今綠跟北驅黑齒南渡幾乎被髮境界而扶支
之道尚有一脈大可以爲邦國楨模小可以爲州閭
矛稜乃章甫任也及此廢業欲區區望全則切恐獲
罪於先輩人大君子矣幸賜俯誅耶前者奉呈螺殼

暨六仙諸韵習於下俚叅軸汰濫尤庸愧縮耳

與白水李文

升詰與尊座下并爲吾高王考內外孫矣一者承範
且亦長者先屈則非長者絕而升詰自絕也何幸因
鄰遞得與尊座下借有今日之梯倒施非敢望而一
紙替候庶將有路於荷屈無往之贖也伏惟經几體
力豈弟神勞升詰前春而遞長平之魄去年而中已
豆之毒今年而始得平地歸來而重磨古鏡點檢樣
子又失少壯人蓄架黃卷畢竟任誰而究竟也自恤
之餘又不欲奉及於慙慙期待之下耳永陽之路曾

於場屋時已歷歷矣紫陽以內之地窮日可抵而十載病脚又緣誠薄未及承候於几席整晏之日此則距心也長者縱善宥而豈望賜宥於不當宥之人耶幸時覆眷誨開發蒙吝如何

與涇陵申侯

春間遣子得侍之日波荷辟咄之詔溫肺之律一室感禱無以自裁而動經三序未替一候古所謂蚪蚪之背未見江漢之潤者政是善喻也伏惟菊寒經艱候頤養節宣崇重壁間圖書之富几上撰述之煩恐非大莖精力之所可及焉而討便仰詢每有好消息

可認天意之不孤斯道也伏不勝區區攢賀升詰杜
門謝世或不無料理之暇而宿崇新恙百途交攻且
某時滄來之劫動添悲惱尋數姑舍是而了無自支
吾性靈矣伏恨何及旬間以先事準擬紫海之行而
計其程道必向英山而以則去時當過閣下而候拜
席末然賤病連仍持戒日深姑未知一舉足之果入
手耳彼時下賜兒子詩久久讀詠冉冉銘肺茲敢用
韵而獻愚伏望回賜斤正耳

答柳拙修文

承讀下墨無異辟咄於當筵固知長者有虛受退處

之遜德謙光而及其得言夫子者則推納於污下之
科恐未也何當推借耶本地淺夾未知泰山之高黃
河之大而既見而不知爲黃河泰山則是乃無目也
近來許多有學淺而志驕者自以螢燭比光而終身
無一得不欲渾互於此輩人來示厭常喜新之誨安
不承教曾讀吾夫子辭達之訓矣非必強欲務采色
奢聲耀自成一家炳烺文而惟性習麤高口氣豪宕
爲文不無悞活摸樣回顧吾家正路則非一蹴可到
近以洛閩諸書心近等篇只資止睡了無脫寐之方
此將奈何幸蒙長者單傳之誨則或可收效於異日

耶晬辰韵既蒙示押冒呈下俚介正伏望耳

與柳拙修文

嶺外彷徨未能一置身於几席而候問并闕焉於下
執事若是之自絕矣每便風之來慙慙訊命先自長
者口出縱日用汎愛之仁而此心感佩便如獲私也
伏惟春殷經几體力衛學萬重胤舍侍讀進於高明
否沼上數椽之茅庇士友於八載則僻鄉之福不爲
不多而聞鄒窩兒童迎吾家先生而去小車春風依
舊是花山信息也寒谷晚生之懷無以勝喻而但踰
嶺大雪從此消去則顧吠之者未知竟何也升詰不

學使衰鬢華異昔堪惜其睥睨初志之竟成匍匐拙
步而新年家警及於薪水間嘗金鼎無實近日靈臺
翁惺惺覺寒苦一種味舊時菽粟寧得而緊喫耶此
直自訟而非敢溷於長者耳比聞下執事皓首還鄉
玄龜食墨則升也願執崇酌及東門而餞南車者實
是素悃而又值造物兒打乖其任平日事從之道豈
止薪悵爲言耶瞻望行塵替呈韵語恕賜否

與柳拙修文

升詰再拜吾黨之天若是其不仁矣洗山先生奄棄
後生遽就新阡耶伏惟親友隆深至慟沉慟逮無可

及還鄉未幾慢惟虛位蘊奧講究之味朝暮偃息之
樂竟爲化兒所奪則皓首人寰其何以獨居也去年
宣城之路望見顏色幸一再於往來間矣大耋精力
惟留於筆硯之上遠近書疏莫不手答所恃其天不
喪我以厚大嶺之福矣乖運所撞今至於斯復何言
復何言而下執事前遭逆慘又埋土矣過暮矣升詰
於下執事尚無一言奉慰於今日者是誠人乎居常
荷眷優若掃地此際寒暄不敢奉請而百里載旌之
役數郡畢至之間紛紜叢集於七旬氣力則安得無
僇損耶萬加時飧以副區區之望是所伏祝升詰業

當不後於人賤崇日痼未敢以自致其身替以迷兒
無望塞責罪縮罪縮

與李丈望久

升詰再拜升也尚記蚪蚪時事矣甫九歲奉先子駕
拜古所謂北平王於淵淵樓而停峙侍列者惟下執
事伯季氏丈人也非但憐我以故人釋子亦以外孫
例摩挲良久賜以紙墨寧丁厚眷明如昨日還山四
十年漠乎自絕幸鄙中相鉉姪往候前臘下執事先
惠以盛誅又示三首韻元軸其感果何如哉竊伏想
窮魚洞靈鍾會得活潑元氣箇中玩養之力浹洽於

筋髓則必有是驗於是享矣頤期鼎席實爲大嶺之
福側居私昵者安敢區區賀耶伏惟新元春暉几席
茂納岡川定餘障幔起居紆膺難老趨庭暨寶廡在
在凝吉否吾渭家節旣可想矣累幻滄桑并失青檀
老天誠不仁矣歎何旣耶并詰病痞寒暑杜門畏約
蹉跎之頃又失光華向時天際睥睨之念爾富於主
賓間而寂寥冷談亦未做活計尤用慨咄奉和尊軸
非敢詩爲也第孝帳靈春噓人子諒壽觴寒潭潤人
丁悃不顧拙手分而以替頓首祝是惟誠也幸諒納
否

答趙丈汝欽

一書可足而且尾之四韻以道城齋解攜之悵何其
感人若是之深也顧自分荒廢者不拔於臥席上而
未能響答於天寒木落之時以瀉同人相憐之懷執
事必以遞便浮沉爲細慮矣不然枉以經歷所極不
住人世間爲大恨也近日霜月倍寒澗聲交凍伏詢
辰下節宣何居觀玩何如七旬衰暮之力何可以進
於是而朋伴凋稀兒孫謝狎竟日虛窓非睡則書矣
從容收拾以爲遮眼資耶但偃息之樂間有瞻望之
懷叨陪之工竟至妨奪之窠則一種涼味適足爲隆

友深慈之在在夏夏也升詰一於經慘一於過劫閉
石沉吟已是木枯冰堅而一孫雙兒之畫地匍匐尤
爲憐恤耳韻語平淡爽豁淡中晚暮之情隱候之有
所未盡者政爲此道也示事何寂爾也追塵非勢及
而迎車惟日望耳

與李文敷裕

涼秋小車之出遊錦陽適乘天氣恨夫迎之者不之
設食霽月而以之批券凌煙大壑精力遇事有定而
顧無似殘劣侍借席末摘紙尾望顏色以聽進退之
命矣及其日用至近之誨則無由一承焉歸來匍匐

較如舊步却恐殘景先後竟抱終身私恨也返座臬
比用事重坤伏惟玩養體力不有致損節度否年紀
彌隆雖不能自親筆硯而如有謝却不得者則門下
羣英亦不無從事之人矣日集德言以富几案而惟
其磬懸瓢空無足爲君子素位之患也但林下春秋
之力老且益篤衰膝西鄉之恥陸馬北渡之忠十分
枉枉於動作辭命之間而斂藏方寸一以春風而嘘
座間嘗承接而退語人者舉皆以是之稱而全不得
有窺乎泰山之毫芒江漢之涓涯也凡聲氣之煦不
必以年上下然吾林從事之道以長長而局之或不

爲門下人所斥耶竊不勝區區恐恐升詰不及長者
齒十有二焉處家節度恰若隆者然視書而非鏡不
照矣下字而非籤失行矣而間以宿崇心痞杜門謝
人計一月而尚太半自料虛薄雖是本賦而繼歎鍛
鍊之無分上程度也聖云老戚霎逢未據尚爾黯然
耳

答權文錫琪

西風送人之日持贈黃花爛熳之約而籬叢謝脫登
音竟寂勞勞瞻跂有難定情晚晚老力只奉尊書而
到惘然自失輒先口嚙而後乃手緘伏審天序趁良

節宣動止候無大愆僞違慰沃殊甚升詰近苦心痞
與魔頡頔此足爲恤而老伯景迫崦嵫勢難挽回兒
們落下冗窠無以進修在在焦憫莫輸簾穎賤愛回
存舊時樣無乃遠庇之厚及於此耶于歸知當有教
而惟龜食墨政在臘旬云寒事之如何付之天工底
事割慈之家那有晚晚之歎耶

與柳西坡必永

江表偉人惟下執事也文林大錫惟下執事也顧區
區憊地自畫足跡未及於門牆之間姓名不畱於几
案之側而因事存銘晚晚於榆暉莫可及之日加之

誅斥於分固榮矣而固知盛意必憐恤乃已也伏惟
端夏節宣豈弟觀玩崇深否自任重矣白首窮經不
容已之者然晚暮精力不瑕有害於撰述之勤筆研
之勞耶日用傾仰先祖誠齋公自言有祖而無愧於
聞人也母線之活子芽幼而覺天彝也誠關之對主
翁壯而明路脈也及其輿圖詩恨桐柏家聲章章播
口而枉失紅炎耗盡青氈殘裔不肖之辜愧見天日
而且况麟頽龜落墓道荒涼已足百有年矣今茲攻
石不文則已不已則必於下執事也執事文足以實
其蹟矣契不必固其讓矣盛度包荒豈以并世落莫

者爲疎哉僭恃僭恃

答趙周用

并世同聲幾乎相先後五十年以書存錄以規相箴
滋惜其始及於晚道境界及其席間無塵靜夜無寐
之際彷徨寓想於吾子之見得何節度何乃者辱惠
長牋歷幾人門戶而竟爲吾得盥薇讀柳不敢正視
而蹶然整衿乃其自辨者則遜而出之節而不放知
有所蓄於自家謙受之工而及其言人之得或不無
少出入於鋒穎之譏請辨之其虛受否升詰曾於堂
堂陣并并旗風雷雲雨龍蛇虎豹互發而變見者則

講之早而未及見二十少年壯遊圖矣子長古筆之
健其直截裁判屈曲牢籠之筋骨格力超乎魏晉氏
萎靡氣象此學之所未能非下而不學者既知非吾
家平步濶趨之正大門路則肯欲匍匐於奇巖怪石
漂渺於積江荒淮終未窺古人堂奧而務采色夸聲
耀自爲一家究竟法耶文有筋骸脈絡而理亦寓焉
竊看洛閩羣賢暨東國諸先儒書其源常靜而蕩乎
有不可渡之勢其辭雖達而隱然有不可犯之氣無
是淪於昏懶口氣而不能自拔於俗也吾子請以戰
喻欲囚舌納降於纛下或恐左車之策不出十日於

信耳也只願一奉袂於閒曠之日同披泰和之肺款
聽奇偉之論而此事果不受制於化兒手分中耶是
恐耳

與申敬伯

承握間矣又光景薄薄此時悽黯有浮於靈芝之感
近間起居清齋收拾晚景味之鑽鉤諷以壓倒老大
之工果如是之脫然大醒寐耶仰賀且羨升詰經歷
可死而幸彼蒼枉工護得今日未知區區姓名復存
於人世間耶盛押雖未得見原墨而其傳之者則乃
座下同志人鶴山友矣始袖賡軸兼致盛囑顧此伎

備於下俚者尋常可唱而沉於白雪爽來之地有何
靳惜而閉喉耶一笑多於三歎矣塵鑑如何

與李天畏能儉

聖韶哀史恤我病衰以新年而過我也語及某丈來
發之雖偶爾而聲氣所昭者豈尋常聽耶落莫久矣
皓首塵寰必不辛苦住則每每虛想尺西山斗東洋
以疑夫故人寂寥之跡矣林下寒布無可死之義復
理孤緬而穿雲渡岳蕭然作西州一路始賀衰筋之
可強而旋恐衰力之有損止噫有日歲暮遠遊者能
免裂裳敗軸之戒而舉目舊亭風景不殊否齋兄已

泉下矣巖友又莽蒼矣存亡之感睽離之懷得無缺
缺齒於故人心抱石升詰經歷可死矣疾病可死矣而
尚復知覺於世可怕其天意之何所稅駕而但予順
孫慧此可少慰耳尊或久留否吾往必相見以早晚
策一款段唁於齋兄轉之枕流與做同衰暮未易話
則舉一番而可瀉兩情然措大事竟未知諧與否耳

答趙德明

兩度華星并以一紙而又壓倒者間之忙乎瞠眼喟
然西顧昔投者果耳故人厚報有此玉佩耶感感十
倒書未覆而歲將暮謹詢寒候經幌珍重否巖居多

暇虛窓夜靜自家之寐必脫然一大醒矣日用仰羨
升詰十載山陰太半寂寥境界而向來心力從以墜
了孤軍盡矣安敢語勇於岱北青油之壁耶良可咄
歎冒呈序若詩不文甚矣猶恐觸汚於高士泉林之
顏而遣辭之際反以光彩而目之非作者之病而實
吾兄之病牙頰果如是則恨不終讓於謬囑之日也
惠軸受以篋之日復開詠非但愛其格爽韻清如對
故人反不爲多耶湖上三奇八景聞太早而又擲押
其示之則感而其所以要之者則出於意外萬萬滿
腔白雪想已唾成於原墨則借聽巴人豈真王渙意

耶奉呵奉呵

答趙德明

前惠書拜領以還敢不僕僕但措辭之際卻從筆瀾而一直寫下不暇裁之以權衡之低昂老成人愛一言惜一賜之義必無是謬也愚陋昔英年貌學立渭陽家社中門以馬史鯉設助其雄健恢其韜略蓋先生所寵賜者而擬待遠器使不作碌碌後生也自先生歿自以爲文者間嘗出入於班馬之間域徘徊於雲鳥之部位而所云壯士實儒之支蔓屋床之說閑耳無聞迄三十餘年矣迨此晚暮深知吾儒正法不

在此然後回頭住脚才近耳恨夫區區犬馬之齒令
七十一神遞精剝墓木拱其何以進於是而左右疎
於恤人篤於擡拔以老益反約日有新工等語施之
恐非相悉之道且況數件疑問尤非其人然若以未
瑩而藏默則無以來吾益之善安塞詢堯幸終惠而
復教之也吾道無對之說朱子答呂伯恭書有曰孟
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
小人之際較量勝負尤爲詳密云云以是看之則無
對之中亦不無有對者存幸照管如何

答趙義命代人

一上荊州書自分隴西布衣之榮非敢有望乎瓊琚
之費而迺者兒還覆之以仁言達辭大羞精力何以
進於是而旋恐所賜龜玉之致毀於空櫝也伏惟新
正頤養節宣俯梓茁蘭枉枉進獻清餉而退以詩禮
扶豎得一髮危緒否阿蒙一自門下歸十分有大羹
風味非但掾子之異於昔時扣其中有若甚物然老
師獎進之效諸益強輔之力不問可知而宿崇之向
可尤感其對下四勿良劑矣君子造人之功果如是
耶且况挽而視猶之恩送而顧問之悵流出肺肝勞
及筆硯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縱賢愚絕懸而一線未

泯之前寸骸所自刻耳某數畝杞菊薄於生涯無以
仰溷於大廩紅腐之下而且烏頭之力恐盡於迷兒
何以復借長江穩流之枕依歸於門下而繼之窮厓
散跡緣此以煩將命也下示默會安敢不奉承而憐
渠羽毛尚弱了無墮前之行不必強而任之乃爾下
諒否

答閔學源

懸際令胤惠顧兼致尊墨欣倒何如而但愧恨者吾
未先也承伏審新元靜養茂納一初信息孰有大於
是而但鬢霜眼霧之幻成別樣人云爾者不勝相憐

此真公道何獨於吾兄耶紫山殘雪當春尚臥箇箇
上來於主翁禿髮撫躬咄咄反愧雪多於霜而籬畔
數叢梅萼半含半開十分矇矓看不能記其何物良
歎梅多於霧吾輩年濱六旬做得何事於世間而便
成枯落奈道此等話頭耶升詰枕書空齋無以遣懷
而近以聖韶君惠然來我以蔬糲冷計苦守虛牕起
人聲響音非惟感也此時此個人豈容易得來耶顧舉
世道險巇沛焉浮沉焉不知爲何樣事業於飽煖之
間者幾人等輩而超然自拔回頭耐躬於紫山寂寞
之濱欲與之周旋於至臘兩朮胸而竟未知好事之

有甚魔也所示元朝韻開口一詠霞霜薤露觸寒牙
頰不敢任喫了三聯壽字知病而未改云愚見不然
新婦壽觴何害於孝思耶弟拙且病矣傳末一附筑
無望於終曲奏而西風宿伎倆病亦不病大拍頭而
續尾一笑否

與閔學源

元春大雪此果惠然乘棹之兆耶否則吾龜老而無
靈矣臘晦鄰居瑞京戚過門而告曰新正之望白駒
當係梅兵濯餘酌餽餘齎慎勿挈攫於自家口而到
得其日則上客長鉞寧丁是九嶺來潑戒潑戒語纔

竟十分覺吾兄信息此時此約豈閒思量之所可及
見耶新月照瞻明雪爽衿吾輩人意忠氣象將覩得
造化天工之一點無累而半世塵寰大脫然一奇會
也踐言如何兒子今行非但歲新爲丈人駕車之日
使執前驅情禮道理兩難一廢故耳承握縱知非久
而未前可無寒暄耶伏惟正元文候百福賢聖承懽
而蘭茁其芽耶劣狀留付去兒口槩耳

與張侯

承遠

月前啓旆鰲岑式遄莅邑良覺大君子以愛民爲心
而不私於家也伏惟寒令撫字體力加護萬重無任

區區之忱升詰顛沛冗窠日失舊步愧無以仰照於
孜孜造人之下耳伏聞弧辰在明矧爾懿懃之命有
及於升詰則自顧微分其感實多兼當顛倒承趨
借龍淵千丈水奉觴於州人華祝之末而但齒牙
風伏枕苦咩病病不足恤而抖擻愚誠不勝惶慙下
諒否聞子舍兄近被 恩命朝家用人尤賀其不遺
賢奚但爲閣下家幸耶

與鄭侯道永

西風命韻之夕南國回車之日賜以顏色一再望見
卽地綢繆如置此身於春風几席間而使人不記章

綬之嚴苟非大君子汎愛之仁其何能有是耶退修
記室之問稽此月日抖擻微誠不勝愧縮伏惟釋陽
下復撫字體力爲民加護否花山旬月之政萬口雷
誦一番獻賀之忱實出於秉彝所發也升詰杜門深
山甘分讀書庶免罪悔於持修之方者固其所蓄而
半上心力落下窠窟日用顛沛便失舊步愧無以自
辭耳近日雪月如洗萬境蕭散端合大君子好胷抱
矣視篆之暇或者朗詠而珍軸否伏用願聞耳一者
之候有所不已者而足跡趑趄不能破戒伏望視之
以局儒常態耳

答李侯

世永

前秋刺謁纔答寵辱之萬一而蹉跎之頃新春又強
半伏候莅茲仁體節宣否千里曠省之懷想不無羈
縻之歎而且况歷歲視郡荒煙繞看閣下近日之遭
可謂寢細糴而不足安矣對兼鼎而不爲甘矣危際
奉命恐非故山梅鶴之幸耳升詰區區雌伏直是伎
倆而一自知遇於閣下姓名出山揆分侈汰勝於五
十年讀書矣未知閣下恤我踈拙曉其凡務而然歟
恐蔽耳目欲補聰明而然歟世道陸沉共濟時艱而
然歟若果不然則官之使民固其體也卑之役尊固

其分也進懇悃幅斬施容宥退陳書狀累重呵責病
之沉吟品之庸拙竟歸於邪遁之科而枉被偃蹇自
尚之譏抑以行之使至狂叫顛沛恐非閣下恤民之
道愛士之禮也第伏惟一函之長係是非輕昔子房
之籌人也不過曰可當一面閣下以此箇之枯螢乾
蠹視之以飢熊鉅鹿則誠萬萬謬也升詰凌非高飛
長嘯之輩雖脫其韁勒弛其衡輻而足履仁侯之土
頭戴仁侯之天有懷必陳有言必訴絲毫所及憂難
同歸則直當向前而不避也勿爲具人巫遞可堪以
浸年殷屎者使之調養於圭竇之間實是閣下仁也

閣下惠也萬加矜憐焉金礦之弊弊其極矣榷路扼
喉逢奪行旅安義負糒之輩逃山竄溪而逶迤他域
市場束手斗斛枵腹迫頭光景百倍前劫不獲己私
通金礦止其暴習而若又不悛則末乃舉措非必文
諭乃己也閣下或不聞知耶通草夾簡伴呈細加垂
察後措辭嚴令於該礦杜弊衛生如何如何

答李萬初象義

逝矣妙年南國之後蹉跎是榆晚乘翻而自我貽阻
竟落莫焉則內訟自咎非敢爲盛名者謀也迺者族
弟極彥梯求止詢扣乃己以書袖歸警發昏愚一回

十頓不覺皓首之僕僕至地也藉審隆暑經履崇裕
竊想年筭過半筋力衰矣腔血枯矣自家承襲之業
雖是可收之景而且國之綱常民之胞類慷慨惻怛
於辭氣之間則長夜武鍾何其大發聲於寂寥宇宙
也非講究之深寧有是耶非必世道賀而已也升詰
本質凡下疾病連仍杜門自養已犯盛示之戒顧僻
陋腐敗之一行藏其於吾黨不足多少然惟釋天則
固易地也大舟架壑推移何辭而若以不恤之緯措
諸已被之髮則竊恐機晚而約解矣陟西蹈東畢竟
是吾輩人究竟法而不然百二之庭有七夜人痛歎

奈何

與李萬初堯性

猥忝郅床已是五十年矣纔遂荆願又是三十有年
矣中間所隔者鴈台片雲而輒到兩衰對雖不記爲
前面人安不爲百年畱客之一生潑恨耶幸惟貳館
比鄰姻弟羣從每以霜露之感計無虛歲念忽立發
縱不能以書相問而往來口槩不下替面矣兄座以
昂然出羣之表侈之以粉黛華飾燁然若丹青箇人
云人固尚德則爵自至矣不必同日於僥倖而舉目
所異或不無楚囚之悲則思舊國戀前王之懷安與

蓬藿遺逸而等耶自茲之後角巾私第種桑麻理杞菊以爲晚暮之計者亦一上乘海月山薇豈人人所蹈步耶愚陋於貴庄業當一番晉躬省謁於溪祖衣寫之原退與羣公奉袂促膝洽做東床宿契者實非假辭然少壯履歷有血氣所不可堪者荏苒蹉跎永絕姻好之鄉兄座若羣公不足以愚陋多少而此心私恨殆未泯前未化也伏惟羣陰用事兄體珍重俯梓茁蘭能職能業不墜舊疆否在在長少節何莫非煩奉致問者而面未及矣以平安一語徧謝尊門如何升詰以年則未而以衰敗焉則振拔不得是庸自

恤近攜數椽茅以爲怡神養精之計未知窄窄前頭
果能做幾許事耶每讀衛武箴警之書未嘗不捲卷
汗背也

答張子同志和

記那時硯景一窺看曉際得青霞奇氣而行數里心
不悵矣顧寰宇寥索氣象萎茶如左右者則能有幾
人於盱衡低昂之間而并世五六旬入山八九年纔
克班荆於逆旅落花之夕此吾失而非兄謬也恨夫
天台片雲只隔中間無以奉扣其閒居味想矣意表
存錄先自吾兄手分出而浮沉於洪喬遙遙於燈梯

竟爲殘丌得有之寶良久摩挲感賜百朋第其斗佳
菖蒲之酌非不願嘗而明窟匏盃之約直是申宿花
明水活天工可奪山幽石危前躅可尚而紅羅日月
至今不晦於丹書千仞之壁林下春秋之輩捨是焉
往也但儉歲之歎十分有俗下涼味讀之竟輒不憚
者久吾輩選勝何曾局束於此耶採芝而可以療飢
矣濯清而可以爽神矣乍待日暖風輕與某某同志
振衣翱翔則升也亦使清梅護榻朝鹿守圃而一扶
病軀躡清塵於車後矣時象煩聒洞天一合安知不
爲新亭之涕也良可悵咄近日天羽淵鱗綢繆活潑

伏惟靜裏觀玩左右逢源胤舍侍學進得何格升詰
杜門吟病長時廢却兒子輩落下鹽車日服太行雖
是措大勢而實非自家細故耳

與柳而用

未際而聲氣昭焉既奉而臭味孚焉解後之悵直從
這裏出來尋常寄意於徵逐而已者豈真吾輩人耶
并轄北歸斗杓南建伏惟莅茲味經燕超免夫向時
頓憊否胤兄雖一無雅而乃故人家賢史也其愉適
之節闊趨之工尤用願言升詰歸來山屋落下於俗
情人手分中五旬未定之力思欲一蹴脫而不可得

叙膝長吁之餘記得那時奉際吾兄清晝兩夕乃文
乃酒合做快活底事而種種打破愁城老將一鼓之
力偏多於自家孤軍也秋來覽勝之約果未知丁寧
記存而新婚舊姻彼此并梯輒以筆研相從則可敵
眞面非敢進勉於高明善症自病而藥之耳去時畱
贈之瓊爲寶麈箱而理菊種杞之暇緩誦微吟近日
咬菜牙頰動輒生香吾兄却曾用力於此揚臂入開
元域也自顧短拙愧無以和之者然中心所賦下俚
不妨否聖燁兄知應并席相看爲我謝通慢焉

與柳而用

歲能毒於吾輩而若是之落莫焉則世間安復有可
書人耶每因直梯簡用口旣恐晚道窮約從此解耳
北天迢遞日華南至注請莅茲玩養一味清燕子舍
長第日勤征邁否自一經麥便如翻棄凡世之情載
胥淪公而聞大朴良田益勤耘耔菽粟陳陳不匱日
用可識其好府庫也仰賀而健羨升詰經歷可死疾
病可死而若脫大寐回存舊日意者天將以區區姓
名復於斯世得與吾兄晚晚從事於聲氣之末也此
一事足可幸近與兒子輩收拾舊業爲自遣計然觸
目翳桑之窮聒耳石壕之猛令人倒下於窠窟中是

可歎也兄既老矣弟亦衰矣源源過從無望乎川原
之隔而相藏信符惠寄清笛則姑蘓明月獨不爲方
孝孜一物也翠岫紫山亦豈非影子裏一般真面耶
良呵良呵

答柳而用

寓月惠墨猶幸乾蠹不食輒有惠懷讀其字而敵對
講其辭而替晤獨於升詰爲朝暮不相離之人而但
病冗連仍驚歲晚而稽謝恐高明遠向紫草峯月悵
問千載後落莫信息也此通耶可續耶謹請線陽玩
養崇澁日有所樂否來示以棗榆之戒初若進人於

相善之地而第恨蘊裏謙光自發於辭表以鞭棻撻
楚之多多武庫枉借豎儒憑軾之功五載知過之餘
得此一言而始知賤廢者之不見恤於執事也升詰
四時光景只一索莫而前月偶作英行旬餘而返兩
堡親族并被時警傷殘未起灰燼未冷而惟君萬姪
先中其厄所謂邱墟便成梓澤立馬彷徨不忍開眼
正視焦爛餘生徒倚牆壁此果世耶只仰天噓唏耳
顧今大瘡方潰非止此箇細癰則匡救之術尤當汲
汲於居安宅闢正路而如升頽廢已深衰病漸痼區
區納降迫在朝暮間矣此將奈何不待知己者恤而

瞿然自恐歲暮天寒道且梗險奉晤似無其期臨書
只增悽黯

與柳而用

頃往真泉纔罷午餉賢從季惠然臨門奉書致主人
翁借與之看寒暄之下有及於紫山病友而以致其
恨云爾者十分是嘔血語歲暮窮屋有誰一問此廢
棄物也良久摩挲寤其自失而且兩家遭罹漠不相
知者有此近遠於其間則規以晚契殆若疎矣幸吾
兄使人先來非直專我而此其梯也先之以奉慰係
之以自道者恐或不妨於相愛相憐之情耶紗華政

窄服履何居喪亂之餘知應玩養之不如平日而趨
庭進修不至并被妨奪否大家聲響必於斯世矣區
區寸莛安欲待之而發則集其衆而終始者惟高明
之商量處分也非敢進勉而徒勞仰之耳升詰行負
神明禍不于躬而燃鬚累月并失兄姊慟悼所迫無
望生爲耳水西諸伴近果何居年邁顏衰已作別樣
人未死之前容有對叙時耶此恨轉致如何

與柳而用

謂外奉水西兄纔宣寒暄輒問翠蟠起居有曰汎菴
卽其人而玩書理琴任自俯仰云此吾所以待兄者

安得不斂衽起敬於下風哉姬鼎飛泗連蹈未海則
此誠宇宙間一大耻然效古處今亦非造次間強作
之事古人天台之遊亦一忘世慮之一番風致則此
近大逕直一其地也歲暮天嚴着不得皓首綢衾之
役退待花明草細與貴中僉執洗心於青鶴飛瀑舉
觴於紫霞流城而歸路晃晷足爲一二晝宵團樂之
席敢請無意否此語詳於水西而略於片簾歸日晴
窓必騰口入耳矣預執左符或不爲好事之魔耶

答柳而用

跨歲前後以衰例幾殊者數而怪其卒免此事不謂

從阮兄遠惠精彩勤致德音意其不忘久要欲復聲
響音於斯世而貸之須臾者惟兄所賜拜領僕僕身與
手自不敢偃蹇也際茲花事趁晚節度無訾筆研之
寶日富几案否大江南北牌拂無幾人而耄期而倦
于勤矣向後擔着辭固不得者則體上司用之官不
敢惟意廢職而必當從令於主翁矣益加自愛以重
吾黨之望如何第其梧竹蘭芽知應自在乎北平家
聲而水西睽離之懷非必兄座乃爾水西亦獨何心
而不爲兄座哉潑惟反復令人慨惜升詰念昔富麗
光華枉費了空盪之地而晚暮來歸卻欠本領造次

日用手口不相應俯仰空齋私切歆歆之憂而每欲
汲引相與投之以平和可人之味切非對症之劑而
恐失烏喙易必之戒強輔如高明者猶尚如此其不
恤愚陋則復有何望於海內閒思量之泛交哉不勝
悵憤之互發耳東都覽勝之約營之已六年矣書之
已三度矣而煩碎謦口昔所未能者則況迫於崦嵫
之所可圖耶此近方壺之山水紅羅之日月猶勝於
荒煙野草之怊悵古都矣與水西兄不鞍以役轉自
午郊路三踰嶺則距東都折其半望際浮嵐若近若
遠於白雲一邊者所謂紫宙而其下乃故人冥棲桂

腴新敷微香不散高士必當可口而對討唱酬惟箇中事敢請何如

與柳而用

黃花盡矣遙想酣史者之卻筆無聊而惠好之音亦隨而金玉焉顧此空山有誰投之哉恐恐然躬自薄而望厚耳謹問比天燕養胖腴觀玩崇痰否大鞠所換無物不鎔况乎趨庭之詩禮哉而遠近筆研之寶必富几案矣曾於晉愚記略窺大匠之熟熟斷手於楊花燕子之許好亭館而無盡丹青偶然流落於梅庄數椽之茅顏也但書之訖工之某年月日而一字

三絹淡然無意顧此汗顏負拙墨而何自求食也知
當顛沛於畫墁堦級幸賜終恤否水西兄惠我寂寞
相叙數晝夜而歸知應對討商量之暇說到此間情
緒如何升詰七朔委薦幾殊而可所謂樊架書籍萬
萬走精力外早晚人事未免之日無以歸報父師而
次兒條執於應舉架隸孫匄富於蟹文目下光景政自
不佳未知兄座保無是事否第待蒼運之如何安有
赤手障東之術耶顏波東逝短景西低奉際無復期
臨書悽黯

與盧致八相稷○代人

一番往拜却只私事門下特以契家之誼賜顏色勞
筆硯曲盡幽明之間佩德歸來何以忘塵刹之奉而
但區區此心莫保終始竢罪竊山積有歲年安敢厚
恃其曲恕終恤而鄙鄰金兄頃作南行謁門下而歸
備道門下戀戀吾家德色仁言使人起敬云君子容
物之量果非小人之腹所可測度也伏惟春元涵養
體力衛學萬重人物渺然南州士望歸於門下泰山
之重江河之涵不得不任之者然惟懼夫年筭彌隆
精力耗損許浩應副何以勝勩也白晷丈人隔在萬
里云目下光景較夫超壘懷土我不敢知孰多孰小

而居常偃息減却分數私切仰憫某行負神明禍不
于躬而上延先行門戶廓然無以守弊羶懷復張張
浮川先稿掇拾於煨燼裒收於散逸未免乎查磧零
金奉守不謹之責挈手足莫之謝而先契鄉道並帖
同獨夫物之零星不足爲深恨期以歲月必不無遂
事之機而此皆門下之賜尤用感戢早晚奉藁一晉
乞有梳洗之願僭恃先分終當猥屑耳

與趙聖汝陵祐

據鞍顧眄於錦水白戰俱是老將安試之勇而恨夫
此緣不長折橋柳而分贈歸鞭峯草岑蓮依舊是離

索境界何以無依依懷想耶籬花盡矣牕月穢矣請問此者玩養珍簪否升詰自玉澗而歸獨坐空齋依然如隔窓而不相見晚暮篤好何若是之倚於吾兄也斷簡敗冊有足以講究矣邃石幽泉亦足以吟哦矣而地步莽蒼兩無由筋力焉此未泯前無窮恨耳樂琴韻佩歸盛囑索之無有如非下落於遞便安有主人不得奉之理耶從近推付以珍軸首如何

與趙聖汝臨終前夕

七朔病薦有一不佳事江鄰雪月之襟亦有長夜之懷云人事所難免誠可笑也幸自慰焉此乃觀玩中

定力也情友朝暮將盡世間辛苦之語不必以也只
以數字哀鳴心會焉

與李瑞應晚鳳

雪夜扣軒依然是自我乘興而及其周旋送歸之際
座下亦犯過虎之戒則七載真面可傳丹青而恨無
良寫手分也阻缺爲日歲且垂暮未審服履復何居
已知寬譬之有定力則不必區區奉慰而趨庭鸞鵲
停峙箇箇瑜珥稱寶否升詰歸路間關可謂復歷羊
腸而此崇不化近爲吟病人良用自恤雖然幸得見
母氏家矣死復何恨耶陶山近事因永陽歸人又承

大槩矣主才雖有成命辨下而靳送禮官云列
聖朝崇賢之化幾乎向熄此將何以哉奉安日字未
知用卜習吉而行於十七日耶鄙中儒生起送某某
不足塞責罪悚何言吾執事幸賜款接如何

與沈敬伯能璞

鄉鄰無福矣先府君小流令公奄違孝子之養而遽
經新阡之禮耶前秋英山之路一夕陪從可謂閒曠
矣慙懃辟咎之詔有及於新春來汝之教而歸裝遭
逸未克從頌言告者爲今日私恨哀兄視升詰果爲
何人於尊家而耿蘭之報襄樹之奇終始遞便浮沉

過期使升詰竟爲永隔於尊先考而莫之逮也向對
貴族聖述兄若干奉告矣哀兄躬詢价人不有差爽
云果非哀兄之負我也無聞闕唁容有勢使而夜臺
先靈以赤猿時事默誅於青鳥將卜之日則升也寧
有可辭耶伏惟辰下哀體奠節強加蔬食以爲俯從
否升詰承實之後業當匍匐而賤崇連仍自無以致
身於几筵之下苦出之側向來奉責哀兄竟歸謬辭
也替送兒豚追呈挽語惟望曲恕而奉展於靈帷之
側耶

與徐達五

連宵耽詠少壯所未之者而辨大勝於衰暮之日歸
家思索益歷歷然而欲捨置未能也謹詢寒酷燕養
清裕慰沃何如而老將據鞍日試顧眄云畢竟降旗
在誰手也詞人氣量與用兵無異先整其部伍次節
其進退然後可以語勝而若與之瘡痍吞盡六國則
奏凱以還不可早晚期也近來詞習絕無平淡口氣
而困於調格失於浮華一言不到實地上吾輩之救
其失不敢以寸筵擬望而亦不必自蹈其轍也未知
何如歲暮傾戀一一於在座羣公而臨書瀉懷輒復
自失兄或各致其意則猶勝於書也升詰歸來依舊

是索莫而且以左車之痛數旬叫苦最所可憫也今望一邊之行聞命矣果爾則蘊兄必與之偕而竹籬行廚亦不辭勞矣更與之一宵辨勝則不必多少於紫宙嚙人而於吾兄暨蘊兄爲上乘也奉呵

答趙鳴瑞

這時龍淵磨劍之水惜乎其日夜東流矣荏苒窮佳兩相衰病落莫固其勢也槩想兄冠裳不染煙霞無恙則晚暮究竟獨得其法而竊恐北山移文出於几案矣迺者繼緒之書平淡之詩出於望外故人之心至死不渝摩挲百回寧欲釋手耶藉惟昏節向復適

來貧病知應清苦蹇屯矣且精力向殘莫可收回而
來示鼎器漏水之歎仁智養心之詠沛然流出了無
尋常假借之態苟非向上全力何可以進於是也仰
賀而實自省耳升詰一番見則無望可補而歸來杜
廢復無看書之意夫書乃是經濟一術而既不能施
於用則但低眉遜容彷彿乎古人摸樣而不知肩背
之失者竊有不取也所以紫蚰一屋子藩籬盡額而
強賊四窺孤軍不起畢竟爲他人是愉矣得無吾兄
收恤否所惠時韻良感勤厚而繼示幽居原墨以徵
其續何可辭諸露臆不足耻而惟恐斤下風力之如

何耳

答李固重

長牋短什惠然於萼秀之月而蹉跎是楓菊晚矣雨
雪淒矣故人聲響若是之晚晚寂寥焉則吾兄不揣
無狀之落下何如而必以駕風震乘雲霓不住人世
間作真真虛想也前書尚在案矣所示履歷何其屑
屑於大江左右而廼者丹浦上爲傍人所尼晚棲於
八公山下云爾者直怪事也凡丈夫人做措重如泰
嶽濶如浩溟然後可以處熙皞矣亦可以處險巇矣
槩想其平常用力可以俯仰無愧怍而有何持戒之

太過萍浮絮飄高蹈紅桃遠域却恐舟子之漏洩春光也知鮑莫如管而猶所未知者政此一事也升冒之狂簡短於阿好不錄清風之助反怒明月之投者非直昧於兄眷也待他同車之日有望乎涓涯之報矣吾兄以先知高見遽欲自衛則何辭而回萬丈之壁立乎同是當局之失手者而嘔其血則固如是也語涉汗爛都却寒暄原諒如何

紫陰文集卷之四

書

答柳聖煒

挽近海內寥寥無一字親朋而但水西聲響遠寄來
歲暮信息良感故入之心終始不渝寧不盥手而奉
高膝而讀耶病紙縷縷恤我窮衰勉我顛沛使枯落
友生進之於爲善之科四十年同歸之約一書足矣
何以除却他百惱千撓諄諄注的於切德之道而勤
施若是也大家持身之責來言盡矣然但尤悔山積
等語往往有不平底意或不無盛度之所失也高明

曾不讀素其位之訓耶處乎患亂憫斯患亂則非所以素位也耕田鑿井之氓不有勲華之刃則抑何有秦楚之強且修吾之仁方吾之義內自肥腴晦鑑於木石之伍而以此待之於彼則吾人固自如而處人亦自裕也若欲匍匐從事於瞿塘之險改其穩流之正枕則深淺前所未知也注泊今所未料也蹶叔沒齒之悔安知不爲後蹈之轍也哉升詰之一番俯仰自有所執已無蹈東陟西之志則異於流俗非但內惡亦不免外駭故自冒北山之誚還尋古壑復修前業責子問奴以爲究竟法然但病輒敗意一與花山

諸勝無復從事之望是可恨而門外騷聒不必深懼也未知高明不有厚誅疎頑否謹請檢茲經况復何如一奉來書可知其留意之篤也元燁兄遭逆之慘何其荐也天於此兄不有降監則世上安復有好仁之士耶翠蟠兄前者勤致勉我之書而中間履歷使人置之於莫可報之域迄今愧悵早晚必有請贖之日爲我先致此意否

答柳聖燁

仰際勤墨惟勝真面而命胤而袖之者尤出望外以叙以讀兩難爲情也歲華之促聲氣之斷有所滯感

於故人曾抱則升也獨何人而無是於故人耶以審
春事已殷經況日富以新茅爲足以茁蘭爲膝新歲
祚祿沒數作吾兄家本地物慰沃何如而但草木之
戒徵索之歎卒發於格外口氣是乃無恥之恥而不
憂之憂也養其梧櫟者豈閒草木乎營之金壁者豈
眞徵索哉奉呵僭羨拙修近候何以致此欠和而元
呂翠蟠諸勝并泰云足爲欣瀉耳升詰久苦牙風觀
物朶頤洽若隆者然而直下府庫又不知何味此非
外至者也自少讀書日咀嚼而不及英華澆灌而未
該根實久久成帶以至飲食焉則單傳打疊之方知

有所在然晚暮荒廢之物何可有望於古人耶文八
君萬諸姪墜絕南北無由急合觀兄閔友雖在鄰堡
而各汨薪水亦難與之徵逐近日消遣只家兒村秀
若箇而已索莫何可道耶所示別營一茅竊道迎笑
之約非不謹領而蟻旋鳩拙無以自忠且怕北山移
文矣早晚一惠以瀉壁芝之懷泉苞之歎如何

與柳聖煒

去年今月所惠之詩尚畱案而不蠹矣有時念到每
以此慰懷矣一日也兒子輩惜其紙毛弄其本而以
葫蘆替案詩雖不亾而所可恨者字跡之非故人手

分也夫詩言志耳先示東都之約有志之士容不能
己之者而汎翁之打球弘璧水兄之長天巨帆表表
諸勝之汗牛蹇驢先後而南下則祥鍾瑞笛與之聲
韻矣荆江魯海與之氣量矣鳳臺雞櫛與之精彩矣
羅氏千載後零殘之氣庶幾收拾於一番風流而顧
愚陋或不無夙昔執鞭之願矣安度賢人之所過則
必路紫宙窮厓而又以不遐之盛意庶或顧我矣刈
未熟之麥採不肥之藿言秣皎皎之駒矣季天長漏
打破人好意思非必苦懸者之獨自爲恨而想是準
擬者之同一敗興也前於大遯遊可謂百里星文聚

於一山而巧出海館未躡後塵愚陋之無分於羣公
曾已北之又東都安得不距人耶竊惟高明之日夕
所追隨者惟汎汎在有難相質矣有疑相稽矣而路
頭平闊趨趨與入於宮牆之內日親宗廟百官之富
何嘗以東都冷灰之勝而匍匐揭厲區區爲外物役
哉大嶺寥廓如意中者幾人而冉冉是崦嵫光景矣
氣血之日陷精力之日縮等國百里則同人所慨恨
者然擔負攸重何自恤而不恤世耶昏衢不無秉燭
之工矣長夜必有振羽之聲矣如升詰人非其人而
局之所居絕無強輔之資而竟抱終身之疑早晚就

盡之日恨無一名之留在人間矣回念少壯涉其韜
略之術熟其凌衛之策若將有一揮天戈梳洗字內
之氣而但人不勝天世無匹儔竟以壇土付與別人
而下心回頭組綴腐熟以爲冷活之計回旋恁地者
堪負棄孤初志知我者天耳向誰語而可與語者筍
葱故友耳容或乎汎兄相看而秘之間眼否羣陰用
事君子道消矣譚史溫經何裨於世而惟有舊時程
度不得不以之白首黃卷此是窮魔也安有聖聰在
上倚開經幄耶言念至此不覺涕淚如注升詰近來
閒暇人春間買村塾雖不能恢張間架惟綴瓢之塗

塹牕櫳之粧飾足爲賞觀適用而養病則可以養病
矣玩書則可以玩書矣而年來所患計一旬而休糧
太半剝喪眞元無容自喻而所謂閒漢亦一囚楚旋
踵舉自何莫非不平境界然惟食肉者謀之何以安
處於廢不恤緯之譏耶

答柳聖煒

近霜于紫山矣知當有履之者而新弁令或與其死
者連血氣之孫惠然來斯令或例也金之者益貴焉
而況以尊書歷盡山水致我爲終曲可感其風雨西
城不失舊譜也藉審元座欠寧而減煢汎翁示傳而

委牀倚仗所待此何等消息也縱知復之不遠而懸
慮之私切欲分之爲愈也兄其益加調將又以此意
進勉於汎翁如何升詰獨居空齋雖無知友之從然
雙兒一孫職事交進以是爲自多者而但迫暮殘景
似不得見天青日白之好箇境遇此是爲同人恨耳
十五南冠便是五百東溟歷千古而義一字尚爾則
死且榮矣而林下春秋之全在仁門者極用仰賀來
示若有不平然不意高明之有此屑屑氣象也奉歎
兩君造次接語遽解可惜然一於欠候之祖一於倚
閣之慈纔省掃告歸止莫尼之此悵無與之語耳

答柳聖煒

海內寥寥無一字親朋則自分顛沛無望於羣公而
惟水西晚響帶得山南舊韵遠及於叢桂幽壑始訝
旋感無以爲情示中吾人日用自有平易的當而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諸般道理固當各盡其則不可
謗諸口耳徒費謾語而已云而俯視下俗太有爽悞
底氣象此高明今日大病根也蓋君子之學非但自
善乃己上自廊廟下及閭巷措之則宜置之則化以
至於治平者此是本領而若不得於世則夫子之所
未能也顧世道果何如雖日撻楚而求不得也月廣

魯而行未敢也莫如退修尺寸之地惴惴焉區區焉
掩爲麥菽人然而頽波亢至隱已柱於伏流大霧昏
到藏午針於冥道修其自家身心之如何而已一薛
獨於宋何哉八達其於晉誰也弟亦軸中友也志氣
麤戾見識膚淺意謂干櫓所在鋒鏑不挫而數朔世
道粗知機括矣有石頓之勢持王魏之權者何莫不
趨向於彼遣子送姪沒其數而爲之此非欲捨吾而
效彼也聞見所博先吾十步則以區區吾見何能揣
其末梢之如何而攻之不暇耶升詰亦爲彼而生爲
此而死悠悠綽綽不改前圖矣六旬措大之境有何

別樣新奇而至若少年輩則勸之不欲尼之未能懸
空冷談何有一半分挽回之道耶及其臨事償事則
救莫及矣肝肺所倒不避夜光之怒情諒如何

答柳呂卿致遇元燁

此生五旬一初廣際眄勝於朝暮源源矣歲暮之約
何嘗多而後得耶歸路復投良以此也復伏詢莅茲
紗華清齋伴居益進佳境顧今末路窠窟惱人無出
頭處而惟某某君公鎮日鼎居以孜孜之業爲日用
菽粟味可謂大脫寐也仰賀而繼健羨升詰獨行川
岳苦無可勝而歸復杜局依舊索其良用自恤計殘

菴痴衲那記驟過大閤梨耶惟轅下駒圉然有長程
之憊見甚憫憐歲將暮矣同人病髮添得一莖早晚
相對之日恐爲別樣人際接未易期幸惠音而相慰
耶

與柳元燁

曾因風遞得聞矣以仁兄而有此失相之懷耶一室
雙仙古所未全者而人事所莫可免之誰先誰後理
之常也窮經之力知有所定矣入室之規亦屬過境
矣然竊自思惟退居未經歷之科而乃若無聞焉則
失於久要救之不自遑而奉書討付於傳命之遞仁

兄亦不必尋常唁例看而恕納不忘情也伏惟春仲
履履何居而嗣孝支持呂兄與之昕夕對討否伴居
秉燭之樂無自入延境長夜之域也升狀自叙良苦
退聽后平家是非錄如何嗣哀雖無一雅世分所篤
不可無疏而拘於遞便而未能下照否若吾輩者則
生惟死耳那意奉際耶臨紙悽黯遙想同人耳

答趙仲五

前梯一字兩闕然以弟倦而兄亦倦耶黃葉滿屋尺
素始至此時此響勝於頻煩讀之竟以及胤郎乃一
叙而一呵非欲後也平生篤好之味寧不先於菽粟

布帛耶更伏問此辰哀復何如撫背併指之情知應
在在於天寒時節而槩趨庭合梱輸得完局否示中
漫浪之恨雖是謙光而離索之憂可損慈念以近日
迎新一味補其這邊夏夏否升詰兄弟復遠遽見椅
床之撤皓首人寰何忍獨生乎每與迷豚二輩或不
無商量於陳篇敗冊而但遊駒出門寒槽近空恐非
學步亨衢而匍匐於邯鄲也歎何及之送女之日兄
既卜矣此何習焉而但其風其雪則未必質諸龜矣
病裏啣檠之役寧不至打乖耶天借一便釀之少溫
則吾輩新好之約終當未解也惟願去其藩籬迎我

於主人屋子以一蔬一盂惟與之偕以破暮年持哀之過恐未知如何耳

與趙仲五

向殘心力善於懷人而以至道其情盡其曲則輒惘然自失此或不妨也如有善形容巧文辭則得之者未知何如作惡耶天序代謝人事蹉跎伏惟莅茲經味何如竊惟高明學既邃矣力已定矣向前孤軍必有無生之氣則伧伧崇墉竟爲自家所有者而且兄弟之樂兒孫之懽在在衆軸回首健羨繼以歎終鮮者之不敢爭格也升詰目霧齒風冉冉是衰暮光景

而向來些少心力隨輒敗壞早晚就盡之日何以報
父師也兩箇兒們一於滾汨一於低仰末梢區竟未
知孰多而孰寡然狀況不佳無以展乃爺翁睦而兄
家人間齒間曾徒事吟藝鍾愛生憎尤亦甚矣所以
經冬杼柚倚於空壁卒歲縫線半於人手而猶且性
頑煩父勞价直一笑資然惟恐隆慈之必不信吾耳
大東天日非久挽回振扶乘而昇於寶莫矣吾輩進
修之方自在銘盤而歡會之期可無設榻耶請屈不
足僭惟恃其新婦子在此耳

答趙仲五

良月旬九書已至帖面生毛歲暮鄉音答若是其虛徐
耶內省自疚無以爲辭也釋陽下復清腴內敷伏惟
適上經履節宣不有湫底俯梓茁蘭溫釀來繞膝和
氣否第惟伯康天寒之撫季房帷隔之偃槩想其一
於肥友之家而所愛之荷慈然軸允令塞卵育者之
夏真情戀也目苦近何如人之用目爲視而愛則顧
山河有異無復舉矣春秋遽變不可讀矣離明不足
多費言也不妨而以障物細故云謂太憫耶升詰天
日之下閉合久矣區區爲命者但齒牙之所納而左
車之痛間撓間脫朶頤枵腹一事牀薦偃仆跳踉之

輩非必伺隙乃爾攻我靈臺制我孤軍主翁棲棲無
復舉動一鼓之力較之吾兄內外輕重之患其果何
如也迺叟云老來臨書非病不成章吾人調格冒犯
前轍者良可愧耳月前作澆掃行二日於中臺三夜
於午塾殆費了旬餘而朋輩所贈富於奚囊愈軸汗
爛不能盡記而略以紫宙相知之音寄於北風淒涼
之辰幸附筑而終曲否

與趙仲五

頃因白眉之慶好作青眼之對新年喜事太半是吾
有而但馬下釋僕能用羊斟之政惟意旋驅令人敗

興此固分劑何足深恨耶別來后天道一變春寒倒
生冬令復伏惟經復無憊旣想筆研之寶日富几案
矣惟其淹博之識精覈之見各當其所遇之體制然
兄座之文儘是典雅贍暢及其堂堂陣并并旗龍虎
出沒變化者則略無窺其面目此區區所獻議而每
欲異日對壘降幡之在吾手也未知如何升詰昨冬
借看戴記姑未等底刷了近以左史間嘗溫涉惟其
太寂寞難消遣處或不爲無助然實得則未暮大精
力良覺無補於書冊而兒們孫曹從事悠泛吾家聲
響可謂沉寂於近日矣挽回之力豈老夫之所可能

耶

與趙仲五

百秦強豈不敢盡食一魯存羊先天消息有此新同
之正朔則林下春秋只存皮裏舉頭見日憤涕橫集
而又未知幾箇同人一般是慷慨於寰宇之內也謹
請履端齋養靜裕棣林梓舍依舊是偃息愉婉而箇
箇瑜珥繞膝添格否顧此賤俘何社可禱於逆旅新
年而但一線之統不墜春王太筆則舊國岡川不必
任他別人矣又無可獻之地矣沒數作讀詩家器物
用之益相愛若吾兄之間但溢於情而不知所以爲

僭也幸勿終讓否升詰馬齒加長鬚毛漸縮抖擻以
還必只麼乃爾所愛竟以黃襪載寢于地不副尊望
十分是渭祖未純之類而似非兄家故也些少之愆
容或於勞苦之餘然異日將返之面預有不言之慚
是亦一呵也近上得寒無有前比可畏天威而可怕
人事海陸荷擔之命許多是關於心上而第念玉潤
風稜政非措大所堪明牕之爐庶或薰庇一室而伯
康之背亦與而無寒否以其躬所履歷者有此同人
之懷耳鶴塾一番之合必不無過正之後則奉叙此
其梯而但蔡家慈來全却未嘗者迄于今五六年矣

春仲約以新堦偕作永巖行未知一堂珍重之論竟待吾一人否

答趙仲五

新莫舊茅不堪寥廓之懷出門周旋於真泉棠浦之間費日還巢尊書在案已塵帖面矣薈薇以監則其辭旨之勤複韻語之平淡十分是有人於此不以奉真面於衽席之間爲多少恨也書首岡川之誦或乎無怪其優優自餉者之勞勞派瀝而但灞橋蹇蹄之驢襄陽草面之狐比借不倫何其謙退之甚下而謬推之過當也前者再三呈拙非敢生心於壓倒元白

也欲其來人之善而以吾兄之好手分高拱斂視靳
於正而惟務美辭待若泛交則愚陋復不欲從事
於此敢與之頡頏如來書之短鳧長鶴搏鵬搶鷗然
惜一桃而不報巨瓊則惟恐有負於永以爲好之盛
意也除夕元朝兩絕韻索樊賦而以修來命待他玉
澗塘流以聽五更鼓吹如何

與趙仲五

臨終前夕

弟與兄旣負同歸之約則抖擻人情或不無戛然者
韓子曰悲之日不多不悲之日多此曲盡無餘言也
月明晨星之夜花殘晚景之春請勿思我兄亦白首

紫陽集卷四
豈無從容相對之日耶病不多書

答李公旦

替面纔俄幸又眞面於錦塾天所以階之是豈同衰
暮自力者耶解攜以來依舊是索然未審此者經味
復何如槩想齋居之樂非必常常於腐熟乃爾園松
砌菊助人風味會得清境類非俗下人所謀者而獨
於兄居則可謂富有矣何可以寡從爲恨耶來示以
紫陰新屋子虛詡其管略泉石整理几案處之以朋
友交勉之道則誠大謬矣愚陋亦於此事非全然無
意者然但年與業踈強之所不可堪而知己如左右

者無一言規警反有所云云耶自茲以往掃去游辭
務以實際同歸於寡過之地何幸何幸急合相從之
非筋力可堪政如來喻非書無以爲面而此惟未易
每以昏睫而借手亦一苦事耳

與李公旦

玉澗一際竟未免褊座中造次間天寒月纖篤好如
高明者惠詩以慰真久要不忘情而但無書可恨別
來朏朏安知節度之何居耶升詰馬背殘衲歸復入
定耳看詩無異法而下梢所記有曰歌以示之則愚
所未澄詩與歌非必體制不同調格迥別將何以看

得而以獲所示也知夫大江之羣鷺遙天之孤鴈各
以狀態而呈露者是云歌也而高明所作困於啁啾
失於匍匐雖凋容之妓落齒之伶不肯爲高明一唱
也紫陰子流落郢門藏拙久矣然少試枯調以補故
人之別知惠而報惠否呵呵絕倒耳

與李斗瞻晚杓

年至皓首始入母家誅之介之者猶爲自甘而何幸
盛度包荒款我以情藏我以轄此厚那可忘耶歸路
悵悵殆不覺踵前而眼後也未審紗薄靖養珍重胤
舍壁燈牀帙向上勤劬令再從姪看目可愛課業可

尚十分懸懸不忘于懷也升詰抱山回谿間關到家
其德不足言幸瘿梅叢桂依然有主人物色間嘗吟
賞頓却那時困役而惟轅下駒荅然有長程之憊心
甚憫憐耳聞陶山奉安行於十七日自當躬趨伸誠
而竟多拘掣替送錫年鍾燮兩生不勝罪愆執事幸
賜款而指迷否

答趙紀仲

聲氣四十年晚晚一書先於兄手良感其不遐之盛
意而但晚圃兄短於藏拙以致高明筆研之勞承領
反復自訟者殆良久若以過當之語留之一邊而不

爲奉規於高明則或恐相涉於望人從人之譏也愚
陋與高明每嘗急合於造次稠座中隨人低仰未免
乎閑商量例周旋而其中則未必如是也望風回首
以待直諒強輔之力於榆暉相晚之境矣迺者一番
遣辭之際不惟不實其相勉之意枉費鉤拔人手法
未揣高明有此大謬也示中風帆不必高武庫不足
多若推之以中流之巨艦勉之以向前之孤軍則合
下成人之方容有可藉而使之縹緲於碧海之長天
狼狽於絕塞之黃沙則更不得與吾兄從容追隨於
玉宙玄湖之間矣寧不自恤耶竊想几案靜暇硯墨

贍富尋常惠人政吾兄日用事也區區之有望於吾
兄者曾不欲退一步於泛交之後則從後相問之日
掃夸辭而實際相與如何俯和咳玉何其爽頰也東
國有人高士魯北門哀我憂心殷玄湖王潤春醪熟
與子聯翩意囑勤之句聲氣慤慤格力平淡摩挲調
詠灑然發壯寒意思寧負過當之賜而不欲仰塵清
詞然旋念白雪郢門下俚亦與焉顧此拚和短闕不
害爲清譜所奏耶玄湖勤速之約無分於醍醐之爽
而紫屋逢迎之願有藉於弧矢之薄伊時與晚圃聯
袂否

答徐達五舜可仲蘊

顛沛六十年始克從容於靈區水石之勝者是誰之
賜而但解攜以來依舊是索莫人則獨自耿耿不如
絕無之爲愈也聯書盛軸遞梨棗而竟入薇手雖是
早晚丁寧之約而特感其先人也其后虹斷而月改
伏惟潦暑僉體興作珍重否閑齋枕淵有碁有詩懽
會之樂雖默可想矣無日不遊心於鼎居之席而此
身之却只在此者爲可恨耳升詰這時孤衲穿窬可
謂洞庭撤樂之獨岳單覲而困尋一茅綠苔上階堪
不得撥悶適因秋江諸勝之速策馬隨鷗舉網而漁

打酒而詩差可瀉鬱而回念周房之前勝漢涑之宿
遊則落天下風矣未知羣公別來更做幾格勝事也
目今瑞麥登場香葱肥園餉人之方不患無辭也鄙
近謀欲一番要勝之計然造兒伺隙隨輒敗好果未
知諧與否耳涑水韵晚步以呈殊愧其狗續貂耳

與李季涵

昔年海館之行識得來一韓迄今爲隴西布衣之榮
愛人之情容有窮已耶意謂南天可梯月日存錄而
竊慨夫志與年退莫保其始也晚暮清餉之人舉一
世何限而未之多見吾左右矣花雨衡門滯留數日

竊觀元方之軒昂醇厚怡愉敬恭者則非必不爲俗
下人等輩而兄家所云富有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惟
其門闌如海縱未能專意向學然應接省侍之餘必
不無退舍之暇使勿任之而勉進乎吾儒家大擔着
則畢竟山夷海枯之日所藏金璧反不自多耶獻愚
十分升詰以年可死矣而枕書空齋竊自爲憂者從
事七十年乃其常常乎組綴腐熟早晚就盡之日區
區之名等是飄風過鳥慨咄何及耶第念一溪園林
子鶴守矣無意作青鳬一路耶山水留行無勞主人
雞黍而否則惠好之約盡於斯世臨書悽黯

答徐仲蘊

前秋過我之日不爲題鳳而乃反畱之唾驪以贈應
門釋孫而使之致於歸家之乃翁者分明是清石手
分也摩挲悵然如失入手雙金而恨夫索便無梯若
是其寥寥焉則兄或訝其貧家厭供之婦竊去而覆
甌也轉惟寤臘經味內腴棗牀梓舍依舊是偃息愉
婉否玄翁訥兄知應朝夕對而錦繡華軸日富几案
矣每欲鼓鼓以行籠盡滿壁殘幟而惟恐僉兄近用
廣武君策耳良呵良恨前春隱約十分早早於籬華
野熟之一番辦勝而在苒蹉跎竟至寒盟實非自我

拒人也顧僉兄之界分炎涼者誠可慨耳惠瓊終不
可以無報晚晚寄鄉音於歲暮雪寒之天故人相憐之
懷反不多於落木時節耶

與徐仲蘊

黃花晚道纔逾蒼葭溯從之願而自貽阻懷對霜月
而然疑這時一番電握良覺無益於懷也恭惟先石
礪公壽世之司尊閣久矣牕梅纔發遠于梓鄉以先
齋之役備經七朔未及盥薇非但歇於向德之心尚
此無報其楊烏預玄之惠則此箇空疎不敢照面於
太乙藜燈之下而劉向必錄其過且慙且愧月初大

博諸益因風致書以周房之少一爲恨而復以來春
持贈王溪東都之約此事果入手則高明亦軸中人
蓄銳詞氣壓倒元白否好呵耳

答徐仲蘊

寒月馱懷惹到君邊際此存錄若兆靈龜儘吾聲氣
感也第恨直着南鞭回復靳惠則君子所乘知應踈
跼顧後而失其玉踝也有梯無緣十倍悵黯未審此
辰釋陽下復虛牕玩索日用痕血否平日之倚於高
明惟以直諒相期而迺者遣辭之際大排鋪別經始
崇造建章千門而使人仰觀眩然退改繩墨便不成

小屋子此非拙工幸也蒼官成物數種語不無牙頰
過實之病而惟與人爲善之意良荷良感升於分上
事非全然無意者然邇來畏約寒於心痞杜門將攝
太半殿屎中繼以修垣不崇四面強賊捍輒復至竊
恐一片靈臺之終非主翁物也自恤可旣耶來示動
愈謫訕先病者知憐矣靜裏收拾奈以虛疎而自辭
也縱知出於謙德上閑商量而或恐遭遇非常發憤
而廢樹立牢確之士豈有是耶益加潛究以借東壁
光如何

答徐仲蘊

損惠書始自市遞浮沉又過旬畢竟八來於紫山窮
元人手中歲暮聲鄉音十分是淒惻之無羽也盍聚之
豫簪也向時江燈淵軸可謂琰璧鼎列矣勞勞送人
之懷鼎鼎流年之感非必清石乃爾而奉書累回寂
寥是高明一手分則深知篤好者信乎自別於閒商
量之外也升詰行年六十自知遽瑗之非而今將用
力於報人之道從事之方矣何可以衰病自居宿其
惠而不爲之謝哉向抵玄淵書或不無自失於偏倚
私想而云云調格亦是無鹽之唐突於西子也三宵
言志之席羣公顧不在座耶并并旗幟之下區區納

降只一逆旅老卒也退而語勇者安處於自附之勝
有望乎邯鄲之救矣但風聲自衛者絕無急人高義
以陋拙一辭動得百秦竟釀來束手之患汗顏之愧
則玄淵誠不知兵者也曾不讀密勿八人掌耶且况
高明以大閹梨主辦之禪謬推於殘菴癡衲之手者
非直以鹿刀王麵取適於口可認其實心之出於與
人爲善之厚意則詢莧獻愚何害於相愛之道耶凡
詩者祖靈均宗少陵而稱郢門開元者此也征雲霓
駕玉虬飄揚上下若無定處而卒返于楚者就其本
也攢眉頰愁戎馬支離漂泊歇無歸所而不移於蜀

者窮其實也降于明清以陳隋爲師連篇累牘盡是
風花月露而一韻一字竟爭奇巧抽青對白以調格
相高然究其實則不天飛亦淵淪也性情之正果安
在哉降及于此又無明清新奇之語僅拾糟粕依樣
畫葫終日吟哦意趣影響把捉不得者十居其九而
且以吾儒而厭彼者則以艱棘匍匐自謂實地歸來
而都無平淡之氣闇然之章誦詩知人何可必耶此
愚之所以自信而不悔者也未知盛意如何近來終
山韻可師可仰山中三月紅桃發江上千家白雨來
一句繕寫以回淡味否升詰離羣索居病又侵凌陷

下精力收拾不上自此人事必無好消息自恤奈何

答鄭穉彥勳一

前以所惠留作山家拱寶者積有年矣某時晚晚一
覆猶爲內訟之咎矣今又重勞筆研以珍萬姪之袖
凡不棄而收置者則雖是君子人汎愛之事然顧萬
姪每自吾家去而吾未能一先焉同門立雪之契尊
何以篤於暮大愚何以怠於今日也開緘踖踖愧未
能正視也藉惟菊令燕養節宣冲裕否仲秋遭制始
承於來書摯情慟悼安得不如云爾耶惟恃其聽天
者存而胤侍咸哀稱孝而節孝否貴庄吾童子時所

遊情所常牽者而歲晏靈芝必爲好事者裂去之壁
則茫然無憑問之的耳升詰同病人早年經歷血肉
所不可堪而八此晚暮呻吟云自畫無以振拔於臥席
上垂盡不足恤而早晚何以歸報於父師也無以向
人藉手耳禮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赫蹄相續是或
從事之一道未泯之前以此相勉則川原不足隔而
此惟老倦何可踐耶

與李參奉恕卿忠鎬

寒暄不敢奉請於乎天地晦矣日月塞矣老先生本
院之變尚忍染齒哉自吾東半千年受享之來扶王

道倡儒學何莫非先正之力而挽近氛惡漲世了無
一點正大之氣此吾林之共相顧忌只以對揚之未
休講明之未紹爲寤寐杞婦之憂而不圖爲變至於
斯也將自今裂冠毀服與孝孫僉座齋聲一放哭次
第攜歸於地下者合是究竟處也夫復何言耶聞變
之日顛之倒之者想大嶺同人之衷而升詰亦居於
衿紳之末矣謀送門員刻在其際然中道病滯苦噤
洽旬而返此無誠之使也局於後而不復則無以暴
其辜故更送門少一人奉扣孝執事商措之情而略
伸鄙等一事之義恐未知絕之之如何耳籲天之舉

在所不己而聞孝孫僉座先己發程全省係之封章
云茲竣 聖旨之如何處分而此世此變寧溘然無
知耳

與西山集刊所

大嶠之運尚爾文明矣茲惟西山先生筆研之寶將
進於壽世之梓耶夫禹鼎出而凶魅遠伏洛佛生而
狡虜傳誦顧曠世扶正之文九當汲汲於斯世而升
詰密居窮厓謀不出人未敢容易進言然但英山片
石堪語於今日矣仰念春風噓席之日遜避人口牢
閉軒屏讓辭愈固而獨於吾先祖兵使公揆之以世

厚眷書手墨惠此殘仍百世之下風雨不磨矣莓苔
不食矣摩挲寓感安有可忘日耶幸賴僉君子衛扶
之誠讐校勘商迄過春夏而自敢以衰廢未克奉覲
立側者罪斯大矣第竊念篇帙浩漫或不無存拔之
例然至若英山碣文則惟有望於商量也當日珍重
之意奚止文字間而已耶

答金鳴玉道鉉

升詰濱六匱匱之跡不出於圭竇方寸之間而自分
汚疎甘與木石同晦矣未知君子靈衿何自而暗通
未及一雅遠惠十行纔忙手而旋瞠眼也一種異音

果不至寂寞於風雨悲涼之夕耶藉惟定省愉適餘
力有及於鷹韜鯉設悵做得不草草意想否前冬作
楸齋行立馬洞門見百尺危石若介冑然而略可彷彿
乎有人於箇中矣書來十分信然升詰許久吟病
幾乎見引於化兒之手而荏苒宛轉尚爾嘔噓未知
命物者何如處分耳盛示旣以心血相嘔則不必以
閒商量例周旋低仰於下風矣彼箇之包藏險惡積
有年所顧今事勢至於莫可爲之境則雖以吾儒寂
寥之舉竟不免徒死之恥只存南嶠之羊何裨於朝
家耶裸身之鼓必中曹瞞之害東書之矢必下聊城

之泣僉君子雍容處變得無疎乎升病且死矣可怕
邯鄲之降迫在朝暮然若或貸之以一縷則願與吾
兄戮力於鋒鏑之場以湔祖宗之耻此外復有何言
耶

答崔挺壽代人

天所以限南北矣如非石菴李斯文愛人之深區區
姓名何自塵於渠几之下哉而溫惠瓊章尤出望外
樂成人美雖是古君子日用常行之德而光親之感
如復覩先天之白日落地之黃河顧此殘仍何以得
不世之寶爲世藏之寶也曾與下執雖無一雅詩中

之畫有人出來而字量焉襟抱焉槩乎萬一矣非必
獨善於揚扆手法而引多自寓北海長虹之氣平楚
落木之聲互相呈露於首尾而且況不輸巨轄之戒
晨天赤輪之喻感慨乎登山滹海之思真有志君子
而萬萬走飄風過鳥之技良久摩挲令人僵膝至尻
死膽橫血抑未知強壯歟暮大歟暮大而然則窮臥
海曲只看旄頭乃已直從筆瀾不知其不可者而語
涉評品敢請愛納聲氣而勿之深誅否虹斷迄四朔
矣籬菊盡萎庭萱向晦伏惟辰下履用保無湫底縹
囊相帙從容曰富石弟雌伏窮屋無一猷爲而鬻華

異昔藩蔽盡落觸觸自傷無以慰遣而但禾黍覆疇
足以濟得朝夕計此或念世者幸耶一可一歎耳禮
當躬拜而顛沛未敢仁恕猶所厚望而無以報光親
之惠尤所恐懼耳

答金建七

新元之又此令咸於分奢矣經冬衰蟄如逢地雷晴
音而但珍函墮袖令座不安之節一於雙書次第借
看惘然自失者輒良久夫海枯而虬滯日夕而鳳伏
特發於先哲人傷時之語天必以栽培爲正理則豈
於令座而乖之耶知當不遠可復而賢史羣從非必

叨陪乃爾禮迎尊師俯首攻苦真可謂獨魯絃誦有
何大氣力敢於城下者哉而且朝暮邯鄲厚有望於
高義耳升衰病可死而其或造物者須臾假貸能與
令座從事於斯世耶動經歲年行塵漠然隻想何益
而雙兒一孫每以古家腐熟起余而慰之此輩若真
有此意味則雖一夕垂盡惟可瞑目而頽波所激終
未料必渠之爲砥耳駭同爲心於仁館者無日不往
而非但勢坐其力窮道遠無人可替老祖日用間酬
應筆硯之役末之由矣今者偕行情不得已行或使
之然畱外三數非渠所料宥及如何

答金建七

前春一握何足爲浮世證明而歲暮窮屋專人致書
十回傾倒便覺同味相濟而裝送所饋之惠無以顏
顏爭格於其間也仍審薄景如紗友字湛重趨庭諸
賢史其孝職尚矣而路頭進步之力能任擔着之重
否竊觀來書辭達而章成君子用工可認其晚暮尤
篤也新婦子厚在慈覆中爲渠老祖者何憂之有而
但經毒之手或不以根核未盡拔在在乎不瑕之慮
耳升狀無以聞之於人而去念八奄闕次婦免祥吾
生豈忍耶但課孫畢工魯論一部而進步有漸所可

慰者莫上乎此事耳顧令座導迪之方自有分數矣
何待老廢之言而有得交勉無傷於相愛之間也見
今高明者失於高明嘖俗者流於嘖俗以吾輩從事
莫不掩鼻而過畢竟追悔高明嘖俗同歸於一轍也
滾會如何非久歲除矣何以慰阻懷也想同人耳

與金建七

人而食年慨矣筋骸以之尪軟今者愛若掌珠之冢
婦歸覲也未與之帶此恨先矣且與令座歲暮相得
終始無洽好商量而朝暮濱盡此恨次矣然之先之
次獨吾己也向誰而嘔之哉酣楓冷菊又之惹懷蒸

惟辰下聯慢偃息之樂趨庭叨陪之對知應保無欠
一人之欲其完局者舉一世何限而秉彝好德之無
如令座家希之者安愚陋所常常艷服者然僭一奉
規者惟以炳豹隱七神龜藏六而令座馳譽日滋以
聞旋恐識者所不貴也從茲之後韜光鑪色示人以
璞如何如何升狀自叙良苦俯聽去者否顧脩道倉
卒之役彌月轉移之憂斯二者一不欲自居者然但
所望者舉丈夫於梅庄帶得來玉人精彩矣荷厚慈
於令座坦坦出嶺關路頭矣而非以甘煖之勝於在
此也則日用汎愛固其所有且况猶仰猶視之情地

間哉不待愚獻而必當仁諒之先及也翰兒受繫樊籠無翱翔下風之暇一任勿挽甚契私意耳那復英接以瀉我懷頽波東逝短景西低尤不勝臨書悽黯

與崔永煥

年華並晚未有一雅之分於盛名之下者此尚愧恤況迷兒及門戀戀有窮道收拾之意何其慈諒之過欄也歲暮天寒尤爲同人懷想也伏惟至涖節宣萬重否曾聞尊執爲鳳村先生耳孫云晚道相昭誠非偶爾也我從六代祖浮川公以道義之交有聲氣之合往來書札章章於尊家繡棗之日則爲其後承者

安能泯泯於今也慕古傾仰不以南北而隔越也升
詰濱六殘景了無自收之力而杜門吟病謝世已久
則靜循初志不堪俛刮何可奉及於高明哉

與金基鵬

秋高可仰謹詢旅體履萬旺升吸暑爲祟閉戶碧嶂
此亦難遣而近中丹毒日用鑪爐吟病不足恤而廢
業誠可惜今重陽節矣滿山幽菊稍稍放花摘可以
泛盃詠可以珍軸而獨知己者少任他窮厓尋常自
花寧不愧靖節子耶願與吾兄際此奉袂爲徜徉計
此意轉達於琴嘯之側一枉於黃花未盡落之時則

主人餉客之方菜有鑽籬盤有脫粟皎皎之駒倘來
食空谷芻耶

答崔秉洛

海內聲氣之人或不無燕趙之劔筑齊魯之文學而
於兄未多見矣只恨白首青眼兩相銛獻齒於一甯山
燭而但分張許久每以去留之悵作夏夏虛想矣迺
者市遞書以惠我詩以起我摩挲反覆十分是有人
於此君子愛人之道若是其厚耶藉惟途工體事萬
旺否夫經濟之士既不能醫於邦國則捲懷隱術客
或一道何可以暮道棲屑爲吾兄病哉升守株荒濱

了無一事可聞而紫宙煙景潤人肺腑此足爲與世
相忘之樂耳

與權侯丙宣

鶴跽尺寸之階望見顏色分斯榮矣而反覆仁言藹
然乳入於寒谷疲癯之聾古所云後而穌誠非誣語
也此天乖潦伏問政軀履萬重向時巡撫之勞尤感
其濟仁於匍匐之梓而還莅之後必不無啣檠之德
區區之慮亦居於州民之一也升詰假之以須臾者
惟閣下所賜而鹽齎堂盡美之方顧環青縫掖無不引
領而望吾閣下矣尊聖衛道萬古天下之一統義理

也現今新學雖以臯夔之典與民共濟於勲華之域
趨向殊塗必不敢肆然升我之堂矣今爲孔氏之徒
者亦不敢惟意納人而一番海棠之幻前郡守錢氏
者終不得辭其責也天日照盆使吾閣下轉移弊局
宮牆之補新廚舍之復舊靡不殫誠而獨於黌舍莫
之可柰則巖穴拘儒之見不分閣下之憂而援古爲
證恐涉橫議夫吾道之所貴者不出乎經權權不失
時宜則經固自在也若自吾林懷憾而持緩則以財
發身之輩不患階級接跡希望於不旋踵之地而前
日新學非敢曰吾黨之恥也象態懸目不見則不明

然空堂鉅額抑有甚於強僬僥而擔子將何以終濟
此事仰答仁侯齊魯之蜀而又以丹青遺像圖報文
化於後日也伏願益加盛筭下覆之如何

答權侯泰詠

尺階望顏猶爲隴西布衣之願而鈴軒篆燭繼以晝
夜獲親光範者乎至若批券之責則自分寡陋固讓
不自居然一向乃爾則無以答仁侯下士之禮也歸
來閱月惶縮如昨韶州啓旆曾已聞命矣既伏想天
氣爽朗執御徐徐所歷山川輸寫雲錦而及其接士
批藝之場神勞明鑑振作一方風教否益詞章末耳

雖不足爲敦儒之基本然無是可謂聲響播而一自
閣下眷賜之後窮節寂巷往往有鼓篋人從此能有
齊魯待蜀之化耶牒懷空同不久而回御矣伏惟仁
體節宣或無向時驅馳之徃視政之暇又有松桂趣
味否升詰竊恐天不假了須臾之願而所謂遮眼殘
書一任擔閣流光冉冉愧無以仰報賢大夫興儒之
盛化也衛聖契帖前因沈直員略綽過眼矣顧愚陋
從事闕略曾於聖宮體貌博無見識誰昔尚然況於
新規廓張之地尤何敢一班窺測於條例之慎密然
如有不諱者則一獻芻蕘於謙讓未遑之下者不害

爲從事道理也第條例中有特別評議平常三等員
事久生弊不明可覩也閣下始事之日刪繁揀精可
謂洞悉郡俗肅清聖宮而復以錢數之多寡區以員
品之高下則向後某樣人徘徊於宮牆之外者恃其
多財闖稱衛聖矣其將何以待之也閣下視郡之日
一境章甫之有恃無恐尚矣勿言而雲路如天皂蓋
遠揚則雖以閣下之仁且威不能全於此郡矣且以
朽儒劣生之殘綱細紀詎能大開口於覆裳倒置之
域耶漸不可長矣慮後在乎事初則莫如平常一種
勘定條例以進拘儒趑趄之步以絕別人覬覦之路

而一方聖宮肅清於後日能如閣下在時也千萬採
納如何如何

答趙允明 鑪周

一顧疎慵此惟感浣繼以琬琰瓊玖投之於空山樵
牧之社摩挲百回無以斗情高明逆覩其早晚身履
之境以慰向壁殘衲之懷則誠厚矣而若或意其年
老有聞與欲從事而乃致此慙慙焉則非必惠之失
而受斯濫矣極用愧窘藉惟卽辰學復清勝歲暮好
消息孰有多於是蓋其組紱腐熟無以羽翼天道然
顧惟邪正混跡寒暄交勢爲孔氏之徒者舍是書何

以哉如賢者素來家擅固有其緒而惜夫鬢華向晚
縱不能從前刻苦檢攝觀玩不患無餘力且况仁寓
之庄幽邃靜闌政是晦養之爰得其所隨分佔畢之
暇導引村秀以振一方風教則成已成物之功自在
勿論而所過精彩與有被於山川矣愚陋猥以先契
之末每念誰昔麗澤之厚竊欲責效於高明惟其繼
述之篤或不忘久要之言而旋恐自納於不躬勉人
之科耳升向來精力惟日漸下新知舊得并是昧然
七旬欺人斯罪實大俗云舊學病國夫吾師道也大
原出天豈有是理耶吾寧受朝而不必強解其嘲然

天晴海晏之日諮訪遺逸勢所無已此惟信然而新
進後學恬不爲聽浩歎柰何惠瓊不施雕鏤直近平
淡不圖今日復見古家聲韻短於藻彩何足病爲非
惟是耳凡百文字務從質實如何

答權敬朝丙奎

曾與吾兄舊矣奚以新好爲多哉但主人之送人兩
程非直有奪於歸家說道之急急者而山井淺渫未
謀藏轡計也停雲乍霽朶雲繼至惟障幔偃息洽
洽有肥家氣象慰沃何如而第歸告伯庭便作一室
春光云爾者恐未知何箇樣子初筵新筍卯酉冥頑

有不足道而槩想其登盤惡具惹警華汰眼目埋沒
舊知動得新好一件笑果爾則豈真吾兄耶升所受
尚薄不耐廣撓送人之後一事牀薦而但坦腹者不
諒乃舅衰力從徇侵奪格之以別樣光景儘是無賴
之爲都督單方濱六以來所當滋羨見婦二也抱孫
四焉而起余者惟郎也彼豐潤壯大其外可諉而所
可恨者未其中堂有大祖家有賢叔此箇區區之慮
無乃是女父之慮有所瑕耶奉呵奉呵去物送之者
有稱與否奉置例焉而來儀若是之侈汰兩隻堅腹
一室解頰竊恐當日之釀來後日病根由奢入儉難

其於筭女何哉屬爲吾兄家人物則已非升之張大
夏諒之否

答趙德純顯奎

反覆來示辭旨諄復無一字不出於篤學餘力然但
自牧愈卑謬推太過不揣賢者之有此泛商量於私
昵深知間也如愚陋在昔富光華組綴腐熟只是閒
界學問短於本領無足以動人而迨此年邁器滲至
於句當一箇身心亦且奈何不下賢者所常常隱而
者而徒以長吾一日節次推排若是其過當夫然則
勇往直前者辭却大擔着而逡巡退縮將爲閑闊固

拒之計耶愚陋之望於賢者或相十百於賢者之望於愚陋也顧衰頹朽拙已無可齒於世而後日四面之責惟賢者一人而且夫吾道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蓋邪正是非上自孔孟遠至程朱之世而從來尚然若無對待所立吾道從何而獨貴哉傳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守禦之所由備也一種之邪終何能勝正而亦不爲無助於吾道之貴者不其明乎知夫四十年一膝之工淹博於究索純篤於進修并井堂堂已有所自備寇至則守去不窮追合是吾人所今日義務而但遣辭之際太半乎徊徨頓踣之氣

象賢者或不無千慮之一失而於其攻異端斯害之
訓潛究浸翫之力恐未築底衆楚自是衆楚純於吾
分上立志則顛波雖引何關於自家人止水方塘而
尚新之輩司吾耳目使令於朝夕亦自不妨於處變
之機細加斟酌如何如何升狀自叙良苦那得好消
息爲報切摯相愛間也自分必無是事於人世而但
炳然一丹日夕懸懸於玉澗侍拂之右抖擻以還其
豈低回於吾兩家瑣瑣之私哉而天下萬世公傳所
憂之道也語其大天下莫能擔而措語日用人人所
可能者則惟在積功進級之如何高明之學譬行百

里功過半矣勿以被人狂怪沮其痛歎淩裂之心而
惟懋大業綜理我餘韵惠迪我後人此老友垂盡全
待者而非惟是也休運回而黃河清長夜盡而白日
昇曆數之所環也晦明之常度也朝暮之輩雖未及
見如賢者容有庶幾宗廟百官之富豈別人所獨哉
且况歲寒之操不與凡草木而同萎不揆僭妄信筆
及此不躬之責無地鑽逃愧死愧死

答金儀七斗滿

會有此緣十分是天賜而事後書來添一新格雖以
衰廢而不敢不蹶起畢讀也近日困暑泔泔雙幃侍

省無憊退餘學復勇脫窠窟而能進於是耶第竊念
親老家貧董樵冀耨業是分上而且惟縹緲絀帙何
莫非吾家舊擅則刻苦畱念勿爲彼邊所引去如何
升一自西楚以歸回存視世之意非欲壽也一種况
味纏繞於新婦子而早晚西風使渠入門自慰初筵
未洽之慈耳曩者兒還伉待清寒信息而及其解裝
俗尚駭矚非但吾兄未進這裏閭域且使踈拙無由
敵焉奚暇仰賀乎而莫濟自窘耳惟我之儀虛器乃
爾以大梁之高義容或恤人而無以慰新婦子其將
何以也

答徐國卿

春元旅夢居然是花空蝶散之界頻頻回憶輒到惘
然際此一書奚止朵雲耶用汝作雨可滌煩腸以審
大老候萬旺春府行旆備經川嶂返無餘慙吾家去
人并渠釋而存在在長格中信息之大不勝欣倒而合
下侍讀過執謙下既知有退則進在其中矣尤何等
賀所示怠惰奚但爲少年病根耶如升也亦以此症
沉吟五十年尚未慢下安有醫人之良劑耶但恃其
長一日而用聖人難克處克將去之方自服而服同
病者恐未知合否耳夫讀書爲己不幸此生太晚身

體髮毛無不受染於竺氛染齒之俗果無內腴之美
則幾乎不免倍下心力終離此患是所渴望耳

答徐國卿

黃梅好音已付病枕而落木新書尤感勤意遠惟小
春垂晦牢愁消歇書味腴腴否耦狀想辛苦清寒然
惟渠性質幽靜必不外犯交謫之科也起兒住在此
近只間一舍而渡海之面惟未相接情或隨俗而浮
沉歟未可知也林松兩斯文節度何居日與之陪從
隨事稽疑自當尊慕之不敢作偃蹇氣態也升狀衰
頽日甚精力日陷莫可以從事筆硯而人或不恤此

狀任之以不敢當之事良用悚憫齋記問非其人而情關私昵終難謝却塞白以還就正於林松兩斯文使勿錯了指義如何如何

答朴子卿時浚

濱八顧齡死亦何憾而惟以豈弟如子卿浚恨聲氣之不復於斯世矣望外惠訊忽墜足慰病裏苦思感何喻夫書情所以跡之也措辭立言之際衡平而準直不容惟意於美人觀聽者而但十分存錄謬推過當非惟是也數條疑問亦失其人踧踖以還竊非老友之望於賢者者然若以自短而分之則無以梯

來人之長顧搏量湊合於其聖旨之嚴雖冒僭妄之
辜而姑不害於恃厚意而塞責知應未契駁示如何
孟子勸齊梁之君道性善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
法湯武非直以戰國之君必皆爲堯舜而必皆爲湯
武也蓋聖王作而明於損益不拂人情而潤色之於
治道也使戰國之君喚醒功利之心而上法堯舜湯
武之聖則時措之義孟子亦當汲汲斟酌而不必以
泰平藥石終對膏肓之症也勳華相禪之世同一孩
提而堯之一言而舜益三言豈非斟酌之明驗耶故
曰聖王不作蓋歎仁政之不行而損益之不明也亦

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書字結之於武成一書也
孟津之誓乃止於六伐七伐則伐罪吊民惟湯之師
血流漂杵沒非可信之書也若云經無誣語則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者商辛之自傷其民也孟子匪無
理經如燭之鑑而惟恐世遠生看以書害義斷之權
辭而破其疑義也相愛所篤又有一言奉規者晚生
之懷孰非吾子卿而士之所貴者晦養斯道也來書
之縷縷十分一切反被於洛天夕陽而似不恤自家
枵柚之緯此所云過計之憂也夫子不云乎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戒其不篤於自修而專於攻人也各門

戶自是各門戶而吾道自是吾道則今日趨向之異
非人而天也幸賴夫對立者吾道益貴復勿沮喪而
勉旃如何

與寓慕契會中

廣接此其梯而巧違席末已有年所則不足爲羣公
少一之恤而私心退縮無以自辭也伏惟殷和僉體
萬重升詰自新年來一是病窠中人回顧世級垂盡
不足惜而自此泯沒於聲氣之末者爲可懼也寓慕
契可謂正朔已廢一羊僅存則業當汲汲於顧名思
義而挽近免燕滿場蝸蠹行壁則過墟者涕淚矣升

堂者此汗矣何莫非朝夕匠巧之責而惟務譙合捧
樽挈榼於頽牆破砌之間者是豈趨向之道理耶亟
召匠巧俾伸尊慕之本義而否則分付各門以待後
日是或一道也以區區之言勿以寂寥而斥之俯宥
而納焉則幸甚

與權恒吉丙洛

永陽之運其將索莫耶尊王考府君山石公奄忽違
背後生之慟不必以封塋而界之今者區區之唁直
用尋常書疏之例惟以孝史之哀隕絕號斷爲一家
之問則顧升也恐未知走作何等人也升也尚記

蚪時事矣渭南行過之日一再望顏而長德包荒籠
示螺韻勉以蛙步其詔宛昨而忽忽二十年蹉跎足
跡未及於八耄無恙之日則沒非故人釋子而世家
後承也縱哀史淡於孝感俯納人問然爲此辭者誠
報顏耳升近來遭着不省人事久矣今於失聲之席
亦未能身造替以迷兒未知此兒能哭乃父喉而能
贖乃父辜耶

答權宗瑞錫瓚

同我履歷十分是朱顏凋矣皓髮禿矣食頃可記夢
際惟想而荒濱老物轉成冥頑送人兼送歲一字未

先焉則惟分自絕無以厚望於賢史而幸賢史嘔其
心血並及於吾家喬梓誠意表也盥手讀竟輒瞠然
失之者久賢史味書巖林非但尚古人而已並世低
昂之衡或不無居常工力而以五十年顛沛之物推
借過當使之駢然發汗不復開口出一聲謬之大矣
阻歲之音那意一種邊幅耶良用慨然前冬以壁經
下手云真善工也韓柳文源未始不由於贅牙質本
則吾儒合是做處俗下姜茶奚但魏晉氏氣象耶示
中時毛何其不恤緯也知應肉食者謀焉而挽近制
牀之患在在乎竊發之警言因循顧念未免懷土之譏

累及千慮終斬一喻是可歎也

答權宗瑞

升詰罪負神明以躬自待者久但司柄者棄其人而不恕其禍上及兄弟存降斯酷在在摧割殆非血肉可堪迺者遭變之日以蒼黃自嚴廢其告人之禮而顧三世誼篤一室契合孰有多於執事哉全待見絕無望存恤矣乃蒙仁慈不錄其過賜書以慰若得其實而及焉則固知平昔不以急合遽斥之爲而至於憐念之若個勤執事曾所未圖拜領鑄感何以鳴謝謹問鈔華省幃崇重障幔做爲否來示踐履之歎非直

實有是而稍稍轉覺涼味語也高明何可低回一邊
以缺朋舊之望耶益加進修以負重道遠爲己任如
何尊先祖克難先生墓道貞珉之役師門棠蔭之帖
何莫非賢仍多士之竭其誠孝此世而并舉是事者
庶其北陽復之運耶升衰退茂學無以見錄於人而
至若崇師慕道者則有得於天彝矣敢與之從事於
百年之下以伸未及見之恨此乃妄僭之願而但疾
病以間之喪亂而剝之沉淪顛沛以區區姓名未克
獻請於帖未罪固可聲矣何以望俯憐而收置耶松
川壻君性近疎闊不好讀書實非細故也幸加溫誨

勿使悠泛則早晚承奉之日必有辭於高明耳

答李致極書容

際此寥闊有書儘多感藉惟比天定省怡愉以適餘
力聯牀攢課新有味緒升病冗病病無一可遣而又
紫陰霜氣冉冉到鬢壯年經營從此退矣如賢史才
雋年富此日中流若移船正柁則直指滄洲豈非吾
家路耶今牕虛矣夜靜矣益加勉征幸勿枉費好時
節如何福洞趙友非等輩人隨事仰質深冀深冀

答孫聖心

迄久無書顧衰敗任之而昔我郎來索且無有竊嘗

致慨於魯衛同政矣迺者珍重訊命慙慙入手歲暮
終曲孰多於是耶但享之多儀一失於措大分上也
復請日來聯牀節度能遣風雨之懷而間嘗有林下
晦養之樂否來示憂歎之語卽此是學何嘗全然廢
務而以刻苦爲貴哉物自外至猛著惺惺法如何升
狀曰縮國例也而百鬼欺凌輒無閒日良苦良苦課
胤此來日淺又經毒未畢數卷書姑若爲恨然輒於
文理窮究精數可謂長我而非助我者也其所造詣
可認其庭授之力而失步壽陵匍匐而歸誰任其咎
愧欲無辭耳惠瓊老拙亦借看矣不施雕鏤體近平

淡可謂覲得開元閩城雖開朋輩謾酬唱勿以抽青
對白爲工而務事實實如何

答金聖韶

昨暮自城西歸孝婦迎門老耦引座怪底有甚况味
入既定奉觴挈榼而進曰新婦子寄歲暮信息走開
大白朶寒頤爽然若飴瓊液此果措大人分內有耶
送渠歸寧之後每恐光華冉冉寧來將看之日愧作
老舅樣於是乎恨未有一歲十二月之月月歲晦也
酒旣爛顧座答一呵雙鬢皓髮箇箇濃結和氣象河
仙盞盤安敢甲乙於吾家慶耶曲終乃奏賢史手墨

仍審重幃鑪之職每多煎灸冰淵墮隕之戒果何
如於在視之節而不遠以復得有翔矧矣自家研究
之工不瑕有害否升首尾并縮若將有處世之方而
六國殘枰日生百秦吾人長殼幾乎納下於縱橫之
喉苦不能自遣但兒曹鎮冬課學破乃父愁寂是可
慰耶來示新移之卜吾龜不食墨矣何可告北耶大
地洧漓無安靜地頭捨此而復安適此物漸至枯落
矣強把着大心力無以向上憐歎如賢史可謂綠鬢
元帥淬鋒磨鋸與強卒利隊出向天際則早晚還凱
不無帷幄筭矣勉旃如何

與金聖韶

天子之國頒朔無異迎新之休曾不相讓矣知夫日月川岡納于重幃矣沐浴盤盥昇于棐几矣而惟替庭之候承歡而已瑜珥之寶稱家而已不必瑣瑣奉扣然念及賢婦子將乳之節則無或乎賢史勞勞分祉以格外人圖窮於軸中耶升跨歲歷險無以爲書老饋幾絕於喉幼女幾失於手而且薪水之力在在鬼關顧渾室完人惟吾父子三人也這時光景若將獨乎季運而新年以來瑞氣豐祿多般萃至可兆其長泰平向時雷雪誠是非常雪或近農而雷之號號

大可怕矣天地閉藏之時此豈非警示之兆耶下民蠢蠢尚昧耳目此所謂拘大鐘動武琴而不知螳螂之捕蟬自憐奈何

答申晉熙

今年而報去年書以例則疎而以其情則抑有厚焉珍置樊架有思年儀則輒一過眼而迄今摩挲紙毛而字沒斯然後而報者欲其來新手分而謀所以慰送此年之懷也夢花按節惟詢省幃節度能如鳬鵲聯軸之夜蓮市飲餞之午否衰暮此悵竊非妙年所可涯之寧自捲藏於密而退餘之課近其何居摘髭

雖是小伎亦過暑之一事而逞藝之初格則終愈於
己勿之荏苒否恃吾老而勉君耳升一自鳬塾之歸
踰嶺之毒散於四大幾殊而近可及此芝暮何獨庭
候保無是害耶這時別際之約贈以前晦惠彩巨城
而竟未諧焉非必孤此望貢此過慮耳勢可爲者如
君無幾人席其可守之壇路斯初發之軌而且有叨
陪之庭矣及時受鞭以圖睥睨之方則其進何可量
耶老則死矣而虛付餘生惟是若個人新進輩或可
勿孤否

答趙堦振王英奎

食年可憎而得書可喜非情愛如君誰能早致勤意
於人所棄之人耶僥審履端省幃增社阿韶試學日
有見慧鳳凰之巢必有此鸞鶯鶯產也順其毛而善護
之如何拙枕書空齋謾抱流年之感而惟幸業子課
孫勉守弊瓊耳來書所云正以洽好商量反復乎首
尾此吾所以願聞於君者然但推借弊館竊恐有污
好之病趨而有過對之庭飲而有充量之河進退觀
感顧不多哉夫學非必閉戶下肆而後得之者也魯
論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敬服聖訓此吾
儒家單傳密付之設也不此之爲而妄想乎一無據

依之地者是豈爲學之方也哉君所云公明宣之學
察夫日用之間而檢躬律身者則舉斯人而不師其
人徒以不多讀書爲近憂是豈知公明宣之言耶念
念不忘于心等是着眼勉之焉一來之示政是先獲
也苟非頑安豈無視愛之慈念且晚道相從之契獨
一尊幃見請亦往使合念後之釀如何

答尹商起

蓮菴一面忽忽是靈芝古壁邇來二十年顛沛浮沉
之人每恨生不及見而死不及聞矣前臘幸得令胤
於梅上邂逅之席見其容辭舉止則十分是吾友典

型而扣之則乃果然寧不惘然而失愕然而驚哉移
晷反復太半在賢座而木食澗飲絕外想於斯世日
與柳齋李兄嗒然有自喪之樂是乃故人之初賦非
必特出於老成時閒商量則知而默會者或不無其
人何可以頰舌相美耶但恨這時客席甚擾不欲借
人藤穎只以平安二字之寂寥口槩寄於胤子歸裝
矣幸不較之心晚暮愈篤以書先施其憐恤之情懟
憾之意吐露無隱摩挲良久乃知交道之不絕於人
也末路匍匐孰非其人而但出處進退審擇其惟義
之所在則譽言不足夸詢言不必恥許多是單食豆

羹之見於色辭者論人過高竹露薇風惟口輒發然
夷考其行則未多見平地歸來之人矣何足云耶永
絕舊交一種語未料賢者之有是也淪俗低昂已是
同人相憐之病則險世出處亦非同人相及之謀也
昔之知己者無踰於趙之蔣豫齊之管鮑然及其報
主之日不相爲謀者但所執各異也何嘗以往來之
屑屑言語之區區爲多少於其間哉賢者幾多讀得
淳髡優孟書遣辭之際借用滑稽也好呵好呵書後
歲翻卽詢履端靖養珍重否東岡之樂不問可想蓋
薇古香分明薰襲於錦繡華軸而國輔兄添進一格

矣此世逸趣孰多於是耶升經歷可死而尚復知覺者或者與聲氣之人得有從事之望是爲一幸耳

答尹基宇

荒濱此物人所共棄者而惟君置錄以簡伴冀借梯遠寄儘心旣也不佞短於方人前以外面而許之者非自家失耶展書可警心目開卷可記歲月不世之寶孰多於是鄰人巷老日來問我以海東甲子近來光景非復寒素閒意者君憐我索莫欲破荒而贈之以華汰等物也斷虹有日未諳茲者役狀復何居不佞以將來屬望於君者久而每憫太早當要有害於

書籍上矣乘暇借眼以實才器如何升非全然廢書
而酬人太煩纏窠愈深未能惟意專精甚憫耳顧今
世道日薄無閒靜界頭處措之策惟務衡直秤正以
免身上愆而未克自爲豈能耘人耶如君則程道長
闊睥睨超越惟在用力之如何耳

紫陰文集卷之四

